

大字  
斷句

太平廣記五百卷

掃葉山房印行

卷之八



太平廣記第十八冊目錄

卷二百二十二 醫三

申光遜

孫光憲

漁人妻

陳寒

陶俊

張易

廣陵木工

飛虫

菌毒

田承肇

蛇毒

冶葛鴆

雜說藥

異族

絳州僧

崔爽

刘錄事

勾容佐史崔融

刁俊朝

李生

魏淑

皇甫及

王布

侯玄

李言吉

崩亮

卷二百二十三 相一

袁天綱

張回藏

張東之

陸景融

程行謨

魏元忠

卷二百二十四 相二

裴光庭

安祿山

遜思邈

孫生

衡相

馬祿師

李含章

尚衡

柳芳

陳昭

盧齊卿

梁十二

馮七

馬生

卷二百二十三 相三

桑道茂

韋夏卿

駱山人

李生

王錫

竇易直

李潼

賈鍊

婁千宝 丁重

夏侯生

薛少尹

周玄豹

程遜

卷二百二十五 相四

王正君 黃琪 賣健媪 苏氏女 武右 李淳風 楊貴妃

姜皎 常衮 刘禹錫 郑朗 令狐綯 僧處弘 范氏尼

任之良 殷九霞 相手板 庾道敏 李參軍 龍复承

卷二百二十五 伎巧一

因祗国 葛由 魯班 巧人 燕巧人 雲明台 滄淵浦

新丰 張衡 王肅 凌云台 陳思王 吳夫人 區純

蘭陵王 僧灵昭 七宝鏡台

卷二百二十六 伎巧二

水飾首經 觀文殿 刘交 張崇 十三辰車

後玄素

李師

銅樽

殷文亮

揚務廉

王琚

薛翥

馬待封

卷二百二十七

伎巧類三

伎巧

華清池

重明枕

韓志和

絕藝

督君謨

李欽瑤

蘇州游僧

江西人

僧靈鑒

張芬

河北將軍

西蜀客

陟岵寺僧

卷二百二十八

博戲類一

奕碁

羊玄保

王積薪

一行

韋延祐

日本王子

彈碁

漢成帝

魏文帝

藏鈞

桓玄

高映

石旻

雜戲

卷二百二十九 器玩類一

周穆王 周靈王 王子喬 方丈山 昆吾山

漢太上皇 漢武帝 輕玉磬 李夫人 吉光裘

西毒國 桂宮 西胡渠王 漢宣帝 劉表

卷二百三十 器玩類二

蘇威 王度

卷二百三十一 器玩類三

張華 晉惠帝 許遜 陶真白 張祖宅

唐儀 唐中宗 宋青春 武勝之 李守泰

陳仲躬 曹王臯 漁人

卷二百三十二 器玩類四

符載 破山劍 揚州貢 鄭雲達 張存

百合花 浙右漁人 元禎 李德裕 甘露僧

令狐綯 裴岳 苟諷 紅沫 鐵頭

虔州刺史 周邠 貞陽觀 睥湖漁者 文谷



太平廣記第十八冊

卷二百二十

醫類三

申光遜

近代曹州觀察判官申光遜言本家桂林有官人孫仲教寓居于桂交廣人也申往謁之延於卧内冠簪相見曰非慵於巾櫛也蓋患腦痛爾即命淳酒升餘以平辣物泊胡椒乾薑等屑僅半杯以温酒調又於枕函中取一黑漆箭如今之笙項安於鼻竅吸之至盡方就枕有汗出表其疾立愈蓋鼻飲蠻獠之類也出玉堂閒話

孫光憲

火燒瘡無出醋泥甚驗孫光憲嘗家人作煎餅一婢抱玄子擁爐不覺落火炭之上遽以醋泥傅之至曉不痛亦無癩痕是知俗說不厭多聞出北夢瑣言

漁人妻

瓜村有漁人妻得勞疾轉相染著死者數人或云取病者生釘棺中棄之其病可絕頃之其女病即生釘棺中流之於江至金山有漁人見而異之引之至岸開視之見女子猶活因取置漁舍每多得鰻鯉魚以食之久之病愈遂為漁人之妻今尚無恙出稽神錄

陳寨

陳寨者泉州晉江巫也善禁祝之術為人治疾多愈者有漳州逆旅蘇猛其子病狂人

莫能療。乃往請陳。陳至。蘇氏子見之。戟手大罵。寨曰。此疾入心矣。乃立壇於堂中。戒人無得竊視。至夜。乃取蘇氏子劈為兩片。懸堂之東壁。其心懸北簷下。寨方在堂中作法。所懸之心。遂為犬食。寨求之不得。驚懼。乃持刀宛轉於地。出門而去。主人弗知。謂其作法。取食頃。乃持心而入。內於病者之腹。被髮連叱。其腹遂合。蘇氏子既悟。但連呼。遞鋪。遞鋪家人莫之測。乃其日去家數里。有驛吏手持官文書。死於道傍。初南中驛路。二十里。置一遞鋪。驛吏持符牒。以次傳授。欲近前鋪。輒連呼以警之。乃寨取驛吏之心。而活蘇氏。蘇遂愈。如故。出稽神錄

陶俊

江南吉州刺史張曜卿。有僂力者陶俊。性謹直。嘗從軍征江西。為飛石所中。因有腰足之疾。恒扶杖而行。張命守舟于廣陵之江口。因至白沙市。避雨於酒肆。同立者甚衆。有二書生過於前。獨顧俊相與言曰。此人好心。宜為療其疾。即呼俊與藥二丸曰。服此即愈。乃去。俊歸舟吞之。良久。覺腹中痛楚甚。頃之痛止。疾亦多差。操篙理纜。尤覺輕健。白沙去城八十里。一日往復。不以為勞。後訪二書生。竟不復見。出稽神錄

張易

江南刑部郎中張易。少居菑川。病熱困憊且甚。恍惚見一神人。長可數寸。立於枕前。持藥三九。曰。吞此可愈。易受而亟吞之。二丸嘔之一丸落席有聲。因自起求之不得。家人

驚問何為。具述所見。病因即愈。兩日出入里巷。了無所苦。出稽神錄

### 廣陵木工

廣陵有木工。因病手足皆舉。縮不能復。執斤斧。扶踖行乞。至后土廟前。遇一道士。長而黑色。神采甚異。呼問其疾。因與藥數丸。曰：餌此當愈。旦日平明。復會於此。木工辭曰：某不能行。家去此遠。明日雖晚。尚未能至也。道士曰：爾無憂。但早至此。遂別去。木工既歸。餌其藥。頃之。手足痛甚。中夜乃止。因即得寐。五更而寤。覺手足甚輕。因下牀。趨走如故。即馳詣后土廟前。久之。乃見道士倚杖而立。再拜陳謝。道士曰：吾授爾方。可救人疾。苦無為木匠耳。遂再拜受之。因問其名。居曰：吾在紫極宮。有事可訪吾也。遂去。木匠得方。用以治疾。無不愈者。至紫極宮訪之。竟不復見。後有婦人久疾。亦遇一道士。與藥而差。言其容貌。亦木工所見也。廣陵尋亂。木工竟不知所之。出稽神錄

### 飛蠱

江嶺之間。有飛蠱。其來也有聲。不見形。如鳥鳴。啾啾唧唧然。中人即為痢便。血醫藥多不差。旬日間必不救。出朝野僉載

### 菌毒

嶺南風俗。多為毒藥。令老奴食。治葛死。埋之土堆上。生菌子。其正當腹上。食之立死。手足額上生者。當日死。旁自外者。數日死。漸遠者。或一月兩月。全遠者。或二年三年。無得

活者。惟有陳懷卿家藥能解之。或有以菌藥塗馬鞭頭。馬控上拂著手。即毒拭著口。即死。出朝野

### 田承肇

王蜀將田承肇。常領騎軍。戍于鳳翔。因引騎潛出。解鞍憇於林木之下。面前忽見方圓數尺。靜地中有小樹子一莖。高數尺。並無柯葉。挺然而立。尤甚光滑。肇就之戲弄。以手上下摩挲。頃刻間。手指如中毒藥。苦不禁。於是鞭馬歸營。至臂膊已癩於桶時。有村嫗善禁。居在深山中。急使人召得。已將不救。嫗曰。此是胎生七寸蛇。戲處噴毒在樹木間。捫者樹枝立合。致卒。肇曰是也。急使人就彼斫之。果獲二蛇。長六七寸。斃之。嫗遂禁勒。自膊間趁。漸漸下至于腕。又併趁入食指。盡食指一節。趁之不出。覺成一毬子。許肉丸。遂以利刀斷此一節。所患方除。其斷下一節。巨如一氣毬也。出玉堂閒話

### 蛇毒

趙延禧云。遭惡蛇虺所螫處。帖之艾炷。當上灸之。立差。不然。即死。凡蛇蓄處。久之。引去毒氣。即止。

### 冶葛

冶葛食之。立死。有冶葛處。即有白藤花。能解冶葛毒。鳩鳥食水之處。即有犀牛。犀牛不濯角。其水。物食之。必死。為鳩食蛇之故。出朝野



雜說藥

醫書言虎中藥箭。食清泥。野豬中藥箭。歷薺苞而食。雉被鷹傷。以地黃葉帖之。又礬石可以害鼠。張鷟曾試之。鼠中毒如醉。亦不識人。猶知取泥汁飲之。須臾平復。鳥獸蟲物猶知解毒。何況人乎。被蠱醫者。以甲蟲末傅之。被馬咬者。燒鞭鞘灰塗之。蓋取其相服也。蜘蛛醫者。雄黃末傅之。筋斷須續者。取□□根絞取汁。以筋相對。以汁塗而封之。即相續如故。蜀中奴逃走。多刻筋。以此續之。百不失一。出朝野僉載

異疾

絳州僧

永徽中。絳州有一僧。病噎都不下食。如此數年。臨命終。告其弟子云。吾氣絕之後。便可開吾胸喉。視有何物。欲知其根本。言終而卒。弟子依其言。開視胸中。得一物。形似魚而有兩頭。遍體悉是肉鱗。弟子致鉢中。跳躍不止。戲以諸味致鉢中。雖不見食。須臾悉化成水。又以諸毒藥內之。皆隨銷化。時夏中。藍熟寺眾於水次作龍。有一僧往。因以少龍致鉢中。此蟲懼遠。鉢馳走。須臾化成水。世傳以龍水療噎疾。出廣五行記

雀爽

永徽中。有雀爽者。每食生魚三斗乃足。於後飢作繪。未成。爽忍飢不禁。遂吐一物。狀如蝦蟇。自此之後。不復能食繪矣。出朝野僉載

劉錄事

和州劉錄事者。大歷中罷官。居和州旁縣。食兼數人。尤能食鱠。嘗言鱠味未嘗果腹。邑客乃網魚百餘斤。會於野庭。觀其下筯。劉初食鱠數楮。忽似小哽。因嘔出一骨珠子。大如豆。乃寘於茶甌中。以楮覆之。食未半。怪覆甌楮傾側。舉視之。向骨珠子已長數寸。如人狀。座客競觀之。隨視而長。頃刻長及人。遂捽劉。因相毆流血。良久各散去。一循廳之西。一轉廳之左。俱及後門。相觸翕成一。人乃劉也。神已癡矣。半日方能語。訪其所以。皆不省之。劉自是惡鱠。出百陽雜俎

句容佐史

句容縣佐史能啖鱠。至數十斤。恒食不飽。縣令聞其善啖。乃出百斤。史快食至盡。因覺氣悶。久之。吐出一物。狀如麻鞋底。縣令命洗出。安鱠所。鱠悉成水。累問醫人術士。莫能名之。令小吏持往揚州賣之。冀有識者。誠之。若有買者。但高舉其價。看至幾錢。其人至揚州四五日。有胡求買。初起一千。累增其價。至三百貫文。胡輒還之。初無酬酢。人謂胡曰。是句容縣令家物。君必買之。當相隨去。胡因隨至句容。縣令問此是何物。胡云。此是銷魚之精。亦能銷人腹中塊病。人有患者。以一片如指端。繩繫之。置病所。其塊即銷。我本國太子。少患此病。父求愈病者。賞之千金。君若見賣。當獲大利。令竟賣半與之。出廣異記

唐國子司業知制誥崔融病百餘日腹中蟲蝕極痛不能忍有一物如守宮從下部出

須臾而卒出朝野僉載

刁俊朝

安康伶人刁俊朝其妻巴姬項瘻者初微若鷄卵漸巨如三四升甌蓋積五年大如數斛之鼎重不能行其中有琴瑟笙磬塤箎之響細而聽之若合音律泠泠可樂積數年瘻外生小穴如針芒者不知幾億每天欲雨則穴中吹白煙霏霏如絲縷漸高布散結為屯雲雨則立降其家少長懼之咸請遠送巖穴俊朝戀戀不能已因謂妻曰吾迫以眾議將不能庇於伉儷送君於無人之境如何妻曰吾此疾誠可憎惡送之亦死拆之亦死君當為我決拆之看有何物俊朝即磨淬利刀揮挑將及妻前瘻中軒然有聲遂四分披裂有一大孫跳躍而去即以帛絮裹之雖瘻疾頓愈而冥然大漸矣明日有黃冠扣門曰吾乃昨日瘻中走出之孫也吾本獼猴之精解致風雨無何與漢江鬼愁潭老蛟還往常與覘船舸將至俾他覆之以求舟中餼糧以養孫息昨者太一誅蛟搜索黨與故借君夫人螭蟾之領以匿性命雖分不相干然為累亦甚矣今於鳳凰山神處求得少許靈膏請君塗之幸當立愈俊朝如其言塗之隨手瘡合俊朝因留黃冠烹雞設食食訖賞酒欲飲黃冠因轉喉高歌又為絳匏瓊玉之音罔不鏗鏘可愛既而辭去莫知所詣時太定中也出續玄怪錄

李生

天寶中。有隴西李生。自白衣調。選桂州參軍。既至任。以熱病旬餘。覺左乳痛不可忍。及視之。隆若癰腫之狀。即召醫驗其脈。醫者曰。臟腑無他。若臆中有物。以喙攻其乳。乳痛而癰。不可為也。又旬餘病甚。一日癰潰。有一雉自左乳中突而飛出。不知所止。是夕李生卒。出宣室志

魏淑

大歷中。元察為邛州刺史。而州城將有魏淑者。膚體洪壯。年方四十。親老妻少。而忽中異疾。無所酸苦。但飲食日損。身體日銷耳。醫生術士拱手無措。寒暑未周。即如嬰孩焉。不復能行坐語言。其母與妻更相提抱。遇淑之生日。家人召僧致齋。其妻乃以釵股挾之以哺。須臾能盡一小甌。自是日加所食。身亦漸長。不半歲乃復其初。察則授與故職。趨驅氣力。且無少異。後十餘年。捍蠻戰死于陳。出集異記

皇甫及

皇甫及者。其父為太原少尹。甚鍾愛之。及生如常兒。至咸通壬辰歲。年十四矣。忽感異疾。非有切肌徹骨之苦。但暴長耳。逾時而身越七尺。帶兼數圍。長吸大嚼。復三倍於昔矣。明年秋。無疾而逝。出三水小讀

王布



永貞年東市百姓王布知書藏錢千萬商旅多賓之有女年十四五艷麗聰悟鼻兩孔各垂息肉如阜莢子其根細如麻繩長寸許觸之痛入心髓其父破錢數百萬治之不差忽一日有梵僧乞食因問布知君女有異疾可一見吾能止之布被問大喜即見其女僧乃取藥色正白吹其鼻中少頃搗去之出少黃水都無所苦布賞之百金梵僧曰吾修道之人不受厚施唯乞此塞肉遂珍重而去勢疾如飛布亦意其賢聖也計僧去五六步復有一少年美如冠玉騎白馬遂扣其門曰適有胡僧到無布遽延入具述胡僧事其人吁嗟不悅曰馬小蹶足竟後此僧布驚異詰其故曰上帝失藥神二人近知藏於君女鼻中我天人也奉命來取不意此僧先取之當獲譴矣布方作禮舉手而失

出酉陽雜俎

### 侯又玄

荊州處士侯又玄嘗出郊廁于荒塚上及下跌傷其肘瘡甚行數百步逢一老人問何所苦也又玄具言且見其肘老人言偶有良藥可封之十日不開必愈又玄如其言及解視一臂遂落又玄兄弟五六人互病病必出血月餘又玄見兄兩臂忽病瘡六七處小者如榆錢大者如錢皆成人面

又江表嘗有商人左臂有瘡悉如人面亦無他苦商人戲滴酒口中其面亦赤以物食之凡物必食食多覺膊內肉漲起疑胃在其中也或不食之則一臂瘠焉有善醫者教

其歷試諸藥。金石草木悉試之。至貝母其瘡乃聚眉閉口。商人喜曰。此藥必治也。因以小葦筒毀其口灌之。數日成痂遂愈。出酉陽雜俎

### 李言吉

金州防禦使崔堯封有親外甥李言吉者。左目上臉忽痒而生一小瘡。漸長大如鴨卵。其根如弦。恒壓其目不能開。堯封每患之。他日飲之酒。令大醉。遂剖去之。言吉不知覺也。贅既破。中有黃雀。鳴噪而去。出聞奇錄

### 蒯亮

處士蒯亮言其所知。額角患瘤。醫為割之。得一黑石。碁子。巨斧擊之。終不傷缺。復有足脛生瘤者。因至親家為獠犬所齧。正齧其瘤。其中得針百餘枚。皆可用。疾亦愈。出稽神錄

### 卷二百二十一

### 相類一

### 袁天綱

袁天綱。蜀郡成都人。父璣。梁州司倉。祖嵩。周朝歷捷。為蒲陽。蒲江二郡守。車騎將軍。曾祖達。梁朝江黃二州刺史。周朝歷天水。懷仁二郡守。天綱少孤貧。好道藝。精於相術。唐武德年中。為大井令。貞觀六年。秩滿入京。太宗召見。謂天綱曰。巴蜀古有嚴君平。朕今有爾。自顧何如。對曰。彼不逢時。臣遇聖主。臣當勝也。隋大業末。竇軌客遊劔南。德陽縣。與天綱同宿。以貧苦問命。天綱曰。公額上伏犀貫玉枕。輔角又成就。從今十年後。必富。

貴為聖朝良佐。右輔角起兼復明淨。當於梁益二州分野。大振功名。執曰。誠如此言。不敢忘德。初為益州行臺僕射。既至。召天綱謂曰。前於德陽縣相見。豈忘也。深禮之。更請為審。天綱瞻之良久曰。骨法成就。不異往時。然目色赤貫童子。語浮面赤。為將多殺人。願深自誠。後果多行殺戮。武德九年。軌被徵詣京。謂天綱曰。更得何官。對曰。面上佳人。坐位不動。輔角右畔光澤。更有喜色。至京必蒙聖恩。還來此任。其年果重授益州都督。天綱初至洛陽。在清化坊安置。朝野歸湊。人物常滿。是時杜淹王珪韋挺三人來見。天綱謂淹曰。蘭臺成就。學堂寬廣。謂珪曰。公法令成就。天地相臨。從今十年。當得五品要職。謂挺曰。公面似大獸之面。文角成就。必得貴人。攜接初為武官。復語杜淹曰。二十年。外終恐三賢同被責黜。暫去即還。淹尋遷侍御史。武德中。為天策府兵曹。文學館學士。王珪為隱太子中允。韋挺自隋末。隱太子引之為率更。武德六年。俱配流雋州。淹等至益州。見天綱泣曰。袁公前於洛陽之言。皆如高旨。今日形勢如此。更為一看。天綱曰。公等骨法。大勝往時。不久即迴。終當俱享榮貴。至九年六月。俱追入。又過益州。造天綱。天綱曰。杜公至京。即得三品要職。年壽非天綱所知。王韋二公在後。當得三品兼有壽。然晚途皆不深遂。韋公尤甚。及淹至京。拜御史大夫。檢校吏部尚書。贈天綱詩曰。伊呂深可慕。松喬定是虛。繫風終不得。脫屣欲安如。且珍紉素美。當與薜蘿疎。既逢揚得意。非復久間居。王珪尋為侍中。出為同州刺史。韋挺歷蒙州刺史。並卒于官。皆如天綱之言。

貞觀中。敕追詣九成宮。于時中書舍人岑文本令視之。天綱曰。舍人學堂成就眉復過目。文才振於海內。頭有生骨。猶未大成。後視之全無三品。前視三品可得。然四體虛弱。骨肉不相稱。得三品恐是損壽之徵。後文本官至中書令。尋卒。房玄齡與李審素同見天綱。房曰。李恃才傲物。君先相得何官。天綱云。五品未見。若六品已下。清要官有之。李不復問。云。視房公得何官。天綱云。此人大富貴。公若欲得五品。即求此人。李不之信。後房公為宰相。李為起居舍人卒。高宗聞往言。令房贈五品官。房奏贈諫議大夫。申公高士廉謂天綱曰。君後更得何官。天綱曰。自知相祿已絕。不合更有。恐今年四月大厄。不過四月而卒也。蒲州刺史蔣儼幼時天綱為占曰。此子當累年幽禁。後大富貴。從某官位至刺史。年八十三。其年八月五日午時祿終。儼後征遼東。沒賊囚於地。穿七年。高麗平定歸。得官一如天綱所言。至蒲州刺史。八十三。謂家人曰。袁公言我八月五日祿絕。其死矣。設酒饌。與親故為別。果有杖至。放致仕。遂停祿。後數年卒。李義府僑居于蜀。天綱見而奇之。曰。此郎貴極人臣。但壽不長耳。因請舍之。託其子。謂李曰。此子七品相願。公提挈之。義府許諾。因問天綱壽幾何。對曰。五十二外。非所知也。義府後為安撫使。李公亮侍中。劉洎等連薦之。召見。試令詠烏。立成。其詩曰。日裏矚朝絲。琴中伴夜啼。上林多少樹。不借一枝棲。太宗深賞之。曰。我將全樹借汝。豈但一枝。自門下典儀。超拜監察御史。其後壽位皆如天綱之言。贊皇公李嶠幼有清才。昆弟五人。皆年不過三十而卒。



唯嶠已長成矣。母憂之益切。詣天綱。天綱曰。郎君神氣清秀。而壽苦不永。恐不出三十。其母大以為感。嶠時名振。咸望貴達。聞此言不信。其母又請袁生致饌診視。云定矣。又請同於書齋。連榻而坐。寢。袁登牀穩睡。李獨不寢。至五更忽睡。袁適覺。視李。嶠無喘息。以手候之。鼻下氣絕。初大驚怪。良久偵候。其出入息。乃在耳中。撫而告之曰。得矣。遂起賀其母曰。數候之皆不得。今方見之矣。郎君必大貴壽。是龜息也。貴壽而不富耳。後果如其言。則天朝拜相。而家常貧。是時帝數幸宰相宅。見嶠卧青絕帳。帝嘆曰。國相如是。乖大國之體。賜御用繡羅帳焉。嶠寢其中。達曉不安。覺體生疾。遂自奏曰。臣少被相人云不當華。故寢不安焉。帝嘆息久之。任意用舊者。嶠身材短小。鼻口都無厚相。時意不以重祿待之。其在潤州也。見使宣州山採銀時。妄傳其暴亡。舉朝傷歎。冬官侍郎張詢古。嶠之從舅也。聞之甚憂。使諸親訪候其實。適會南使云亡實矣。詢古潛然涕泗。朝士多相慰者。時有一人稱善骨法。頗得袁天綱之術。朝貴多竊問之。其人曰。久知李舍人祿位稍薄。諸人竦聽。其人又曰。李舍人雖有才華。而儀冠耳目鼻口。略無成就者。項見其加朝散。已憂之矣。衆皆然之。嶠竟三秉衡軸。極人臣之貴。然則嶠之相難知。而天綱得之。又陝州刺史王當有女。集州縣文武官。今天綱揀壻。天綱曰。此無貴壻。唯識果毅姚某者。有貴子可嫁之。中必得力。當從其言。嫁之時。人咸笑焉。乃元崇也。時年二十三。好獵。都未知書。常詣一親表飲。遇相者謂之曰。公後富貴言訖而去。姚追而問之。相者

曰。公甚貴為宰相。歸以告其母。母勸令讀書。崇遂割放鷹鷄。折節勤學。以挽郎入仕。竟位至宰相。天綱有子客師。傳其父業。所言亦驗。客師官為廩犧令。顯慶中。與賈文通同供奉。高宗以銀合一鼠。令諸術數人射之。皆言有一鼠。客師亦曰鼠也。然入一出四。其鼠入合中。已生三子。果有四矣。客師嘗與一書生同過江。登舟。遍視舟中人。顏色謂同侶曰。不可速也。遂相引登岸。私語曰。吾見舟中數十人。皆鼻下黑氣。大厄不久。豈可知而從之。但少留。舟未發。聞忽見一丈夫。神色高朗。跛一足。負擔驅驢登舟。客師見此人。乃謂侶曰。可以行矣。貴人在內。吾儕無憂矣。登舟而發。至中流。風濤忽起。危懼雖甚。終濟焉。詢驅驢丈夫。乃是婁師德也。後位至納言焉。

出定命錄

### 張回藏

張回藏善相。與袁天綱齊名。有河東裴某。年五十三。為三衛當夏季番入京。至澹水西店買飯。同坐有一老人。謂裴曰。貴人。裴因對曰。某今年五十三。尚為三衛。豈望官爵。老父奈何。謂僕為貴人。老父笑曰。君自不知耳。從今二十五日。得三品官。言畢便別。乃張回藏也。裴至京當番。已二十一日。屬太宗氣疾發動。良醫名藥。進服皆不效。坐卧寢食不安。有詔三衛已上。朝士已下。皆令進方。裴隨例進一方。乳煎葦撥而服。其疾便愈。敕付中書。使與一五品官。宰相遠巡。未敢進擬。數日。太宗氣疾又發。又服葦撥。差。因問前。三衛得何官。中書云。未審與五品文官武官。太宗怒曰。治一撥亂。天子得活。何不與官。

向若治宰相病。可必當日得官。其日特恩與三品正員京官。拜鴻臚卿。累遷至本州刺史。劉仁軌尉氏人。年七八歲時。回藏過其門。見焉。謂其父母曰。此童子骨法甚奇。當有貴祿。宜保養教誨之。後仁軌為陳倉尉。回藏暗被流劔南。經岐州過。馮長命為岐州刺史。令看判司已下。無人至五品者。出逢仁軌。凜然變色。却謂馮使君曰。得貴人也。遂細看之。後至僕射。謂之曰。僕二十年前。於尉氏見一小兒。其骨法與公相類。當時不問姓名。不知誰耳。軌笑曰。尉氏小兒。仁軌是也。回藏曰。公不離四品。若犯大罪。即三品已上。後從給事中。出為青州刺史。知海運。遭風失船。被河間公李義府譖之。差御史袁異式推之。大理斷死。特赦免死除名。於遼東効力。入為大司憲。竟位至左僕射。盧嘉瑒有莊田在許州。與表大人清河張某鄰近。張任監察御史。丁憂。及終制。攜嘉瑒同詣張回藏。其時嘉瑒年尚齠齔。張入見回藏。立嘉瑒於中門外。張謂回藏曰。服終欲見宰執。不知何如。回藏曰。侍御且得本官。縱遣不過省郎。言畢。回藏相送出門。忽見嘉瑒。謂張曰。侍御官爵不及此兒。此兒甚貴而壽。典十郡已上。後嘉瑒歷十郡守。壽至八十。魏齊公元忠。少時曾謁回藏。回藏待之甚薄。就質通塞。亦不答也。公大怒曰。僕不遠千里。裹糧非徒行耳。必謂明公有以見教。而含木舌。不盡勤勤之意耶。且窮通貧賤。自屬蒼蒼。何預公焉。因拂衣而去。回藏遽起言曰。君之相祿正在怒中。後當位極人臣。高敬言為雍州法曹。回藏書之云。從此得刑部員外郎中。給事中。果州刺史。經十年。即任刑部侍郎。吏

部侍郎。二年，患風，改號州刺史。為某乙本部年七十三，及為給事中，當直。則天顧問高士廉云：「高敬言，卿何親？」士廉云：「是臣姪。」後則天問敬言，敬言云：「臣貫山東。」士廉勲貴，與臣同宗，非臣近屬。則天向士廉說之。士廉云：「敬言甚無景行。」臣曾責伊，乃不認。臣則天怪怒，乃出為果州刺史。士廉公主猶在，敬言辭去。公主怒而不見，遂更不得改。經九年，公主士廉皆亡。後朝廷知屈，追入為刑部侍郎。至吏部侍郎，忽患風，則天命與一近小州養疾，遂除號州刺史。卒年七十三，皆如回藏之言。姚元崇、李迥秀、杜景佺三人，因選同詣回藏。回藏云：「公三人並得宰相。然姚最富貴，出入數度為相。後皆如言。」

出定命錄

### 張東之

張東之，任青城縣丞，已六十三矣。有善相者云：「後當位極人臣，眾莫之信。」後應制策被落，則天怪中第人少，令於所落人中更揀有司奏一人策好。緣書寫不中程律，故退。則天覽之，以為奇才，召入問策中事，特異之。即收上第，拜王屋縣尉。後至宰相，封漢陽王。

出定命錄

### 陸景融

陸景融為新鄭令，有客謂之曰：「公從今三十年當為此州刺史。」然於法曹廳上坐。陸公不信。時陸公記法曹廳有桐樹，後果三十年為鄭州刺史。所坐廳前有桐樹，因而問之。乃云：「此廳本是法曹廳，往年刺史嫌宅窄，遂通法曹廳為刺史廳。」方知言應。

出定命錄



程行誨

程行誨年六十。任陳留縣尉。同僚以其年高位卑。嘗侮之。後有一老人造謁。因言其官壽。俄而縣官皆至。仍相侮狎。老人云。諸君官壽皆不如程公。程公從今已後。有三十一政官。年九十已上。官至御史大夫及僕射。有厄皆不之信。于時行誨妹夫新授絳州一縣令。妹欲赴夫任。令老人占其善惡。老人見云。夫人壻今已病。去絳州八十里。必有凶信。其妹憂悶便發。去州八十里。凶問果至。程公後為御史大夫。九十餘卒。後贈僕射右相。果如所言。出定命錄

魏元忠

相國魏元忠。與禮部尚書鄭惟忠。皆宋人。咸負材器。少相友善。年將三十。而名未立。有善相者見之。異禮相接。自謂曰。古人稱方以類聚。信乎。魏公當位極人臣。聲名烜赫。執心忠蹇。直諒不回。必作棟幹。為國元輔。貴則貴矣。然命多蹇剝。時有憂懼。皆是登相位已前事。不足為虞。但可當事便行。聞言則應。謂鄭公曰。足下金章紫綬。命祿無涯。既入三品。亦升八座。官無貶黜。壽復遐長。元忠復請曰。祿始何歲。秩終何地。對曰。今年若獻書。祿斯進矣。罷相之後。出巡江徽。秩將終矣。遂以其年於涼宮上書陳事。久無進止。糧盡却歸。路逢故人。惠以練帛。却至涼宮。已有恩敕。召入拜校書。後遷中丞大夫。中間忤旨犯權。累遭譴責。下獄窮問。每欲引決。輒憶相者之言。復自寬解。但益骯髒。言事未嘗

屈其志而抑其辭。終免於禍。而登宰輔。馬自僕射。竄謫于南郡。江行數日。病困。乃曰。吾終此乎。果卒。出定命錄

卷二百二十二

相類二

裴光庭

姚元崇。開元初為中書令。有善相者來見。元崇令密於朝堂。自諸官後當為宰輔者。見裴光庭白之。時光庭為武官。姚公命至宅與語。復使相者於堂中垂簾重審焉。光庭既去。相者曰。定矣。姚公曰。宰相者。所以佐天成化。非其人莫可居之。向者與裴君言。非應務之士。詞學又寡。寧有其祿乎。相者曰。公之所云者。才也。僕之所述者。命也。才與命固不同焉。姚默然不信。後裴公果為宰相數年。及在廟堂。亦稱名相。出定命錄

安祿山

玄宗御勤政樓下。設百戲。坐安祿山於東間觀看。肅宗諫曰。歷觀今古。無臣下與君上同坐閱戲者。玄宗曰。渠有異相。我欲讓之。故耳。又嘗與之夜宴。祿山醉卧。化為一猪。而龍頭左右。遽告帝曰。渠猪龍。無能為也。終不殺之。祿山初為韓公張仁願帳下。走使之吏。仁願常令祿山洗脚。仁願脚下有黑子。祿山因洗而竊窺之。仁願顧笑曰。黑子吾貴相也。汝獨竊視之。豈汝亦有之乎。祿山曰。某賤人也。不幸兩足皆有之。比將軍者。色黑而加。加竟不知其何祥也。仁願觀而異之。益親厚之。約為義兒。而加寵薦焉。出定命錄

孫思邈

孫思邈年百餘歲。善醫術。謂高仲舒曰。君有貴相。當數政刺史。若為齊州刺史。邈有一兒作尉事使君。雖合得杖。君當憶老人言。願放之。後果如其言。已剝其衣訖。忽記憶。遂放。出定命錄

孫生

有孫生者。不載其名。善相人。因至睦州。郡守令遍相僚吏。時房瑄為司戶。崔渙為萬年尉。賤桐廬縣丞。孫生曰。此二公位至台輔。然房神器大寶。合在掌握中。崔後為杭州刺史。某雖不覩。然尚蒙其恩惠。既後房。以齋冊文。自蜀至靈武。授肅宗。崔果為杭州。下車訪生。則已亡歿旬日矣。因署其子為牙將。以緜帛贈恤其家。出廣德神異錄

衡相

開元中有相者。不知姓名。自言衡山來。人謂之衡相。在京舍宣平里。時李林甫為太子諭德。往見之。入門。則鄭少微嚴杲已在中庭。相者引坐。謂李公曰。自僕至此。見人眾矣。未有如公貴者也。且國家以刑法為重。則公典司寇之職。朝廷以銓管為先。則公居家宰之任。然又秉丹青之筆。當節制之選。加以列茅分土。窮榮極盛。主恩綢繆。又望浹洽。兼南省之官。秩增數四。握中樞之務。載盈二九。縉紳仰威。黎庶瞻惠。將古所未有也。顧嚴鄭曰。預聞此者。非不幸也。公二人宜加禮奉。否則悔吝生矣。時嚴鄭各負才名。李猶

聲譽未達。二公有賴轍之心。及聞相者言。以為甚不然。唯唯而起。更不復問。李因辭去。後李公拜中書。鄭時已為刑部侍郎。因述往事。謂鄭曰。曩者宣平相人。咸以荒唐之說。乃微有中者。無何。鄭出為岐州刺史。與所親話其事。未晷。又貶為萬州司馬。嚴自郎中。亦牧遠郡。出定命錄

又

李林甫少孤。為元氏姨所育。住在伊川。時林甫年十歲。與諸兒戲於路旁。有老父歎而目焉。人問之。老父曰。富貴誠不自知。指李公曰。此童後當為中書令。凡二十年。所歎與凡小戲。誰辨也。出定命錄

馬祿師

武功馬祿師善相。長安主簿蕭璿。與縣尉李嶠。李全昌。同詣求決。馬生云。三人俱貴達。大李少府。位極人臣。聲名振耀。南省官無不虛任。三入中書。小李少府。亦有清資。得五品已上要官。位終卿監。蕭主簿中年湮沈。晚達亦大富貴。從今後十年。家有大難。兄弟並流。唯公與一弟獲全。又十年之後。方却得官。遇大李少府在朝堂日。當得引用。小李少府入省官時。為其斷割。後璿離長安任。作祕書郎。則天既貴。皇后王氏破滅。蕭璿是其外姻。舉家流竄。兄弟六人。配向嶺南。唯璿與弟瑗配遼東。無何有處置流移使。出嶺南者俱死。唯遼東者獲全。兄弟二人因亡命十餘年。至神龍初。方蒙洗滌。其時李嶠作



相於街中忽逢璿使人問是蕭祕書耶因謂之曰公豈忘武功馬生之言乎於是擢用時小李少府作刑部員外判還其家蕭公竟歷中外清要位至崇班三品官十餘政出定

### 李含章

崔圓微時欲舉進士於魏縣見市令李含章云君合武出身官更不停直至宰相開元二十三年應將帥舉科又於河南府充鄉貢進士其日正於福唐觀試遇救下便於試場中喚將拜執戟參謀河西軍事應制時與越州剡縣尉竇公衡同場並坐親見其事後官更不停不踰二十年拜中書令趙國公食實封五百戶又圓微當作司勳員外釋服往見會昌寺克慎師師笑云人皆自臺入省公乃自省入臺從此常合在鎗槊中行後當大貴無何為刑部員外兼侍御史充劔南節度留後入劔門後每行常有兵戈未逾一年便致勳業崔初入蜀常於親知自說如此出定命錄

### 尚衡

御史中丞尚衡童幼之時遊戲嘗脫其碧衫唯著紫衫有善相者見之曰此兒已後當亦脫碧著紫矣後衡為濮陽丞遇安祿山反守節不受賊官將軍某使衡將緋衣魚袋差攝一官衡不肯受曰吾當脫碧著紫此非吾衣曾未旬月果有敕命改官賜紫於是脫碧著紫衡自又云當作七十政今歷十餘政已為中丞大夫矣出定命錄

柳芳

柳芳嘗應進士舉。累歲不及第。詣朝士宴。坐客八九人。皆朱紱。亦有畿內官。芳最居坐末。又衣服麤。故客咸輕焉。有善相者。眾情屬目。獨謂芳曰。柳子合無兄弟姊妹。無莊田資產。孑然一身。羈旅辛苦甚多。後二年當及第。後祿位不歇。一座之客。壽命官祿。皆不如君。諸客都不之信。後二年果及第。歷授書郎。畿尉丞。遊索於梁宋間。遇太常博士。闕工部侍郎韋述。知其才。通明譔第。又識古今儀法。遂舉之於宰輔。恩救除太常博士。時同座客亡者已六七十人矣。出定命錄

陳昭

僕射房琯。相國崔渙。並曾賤任睦歙州官。時有婺州人陳昭見之云。後二公並為宰相。然崔公為一大使。來江南。及至德初。上皇入蜀。房崔二公同時拜相。崔後為選補使。巡按江東。至蘇杭間。崔公自說。出定命錄

盧齊卿

盧齊卿有知人之鑒。年六七歲時。性慢率。諸叔父每令一奴人隨後。至十五六。好夜起於後園空庭中坐。奴見火炬甚多。侍衛亦眾。有人持繖蓋蓋之。以告叔父。叔父以為妖精怪媚。有巫者教以艾炙在手中。袁天綱見之。大驚異曰。此人本合知三世事。緣灸掌損。遂遣滅却兩世事。只知當世事。從此每有所論。無不中者。官至祕書監。張嘉貞之

任宰相也。有人訴之。自慮左貶。命齊卿視焉。不為決定。因其入朝。乃書笏上作台字。令張見之。張以為不離台座。及救出。貶台州刺史。張守珪河北人。事縣尉梁萬頃。萬頃令捉馬。失衣襟。遂撻一頓。因此發憤從軍。為幽州一果毅。齊卿常引對坐。云公後當富貴。秉節越守珪。踰踏不意如此。下塔拜。盧公未離幽州。而守珪為將軍節度矣。梁萬頃為河南縣尉。初考滿。守珪喚與相見。萬頃甚懼。守珪都不恨之。謂曰。向者不因公責怒。某亦不發憤自達。乃遺其財物。使療病。出定命錄

### 梁十二

有梁十二者。名知人。至宋州。刺史司馬詮。作書薦與蘇州刺史李無言云。梁十二今之管輅。李無言遣日暮引入宅。無言乃著黃衣衫。令一客著紫。替作無言。與相抵對。梁子謂客云。向聞公語聲。未有官祿。又聞黃衣語。乃是三品。今章服不同。豈看未審。無言信之。乃以實對云。某昨有事。恐被宣慰使惡奏。君視如何。梁云。公即合改得上州刺史。後果改為睦州刺史。無言贈錢二百貫。梁子云。公至彼州。必得重厄。某為公作一法禳之。公當須嗔責某。乙云。是妄語。人鞭背十下。仍不得令妻子知也。無言再三不可。梁子再三以請。無言閤然而從之。明早。李公當衙決梁子十下。小蒼頭走報其妻。無言入門。妻云。何以打梁子。無言恨云。忘却他不遣家內知。俄而梁子叩鈴請見。無言曰。公何以遣妻子知。厄不免矣。公既強與某二百千文。有一事以報公德。公厄雖不免。然令公得二

千貫以充家資。取之必無事。無言在州。果取得二千貫錢而死。梁十二又謂丹徒主簿盧惟雅云。從此得通事舍人。如其言。後於京見之。云。至某年財物莊宅合破散。公當與某五十千文。某教公一言即免。盧不之信。不與是錢。至某年。盧果因蒲博賭賽。莊宅等並盡。出定命錄

馮七

進士李湯赴選。欲求索入京。至汴州。有相者馮七謂之曰。今年得留東南三千里外。授一尉。李不信。曰。某以四選得留。官不合惡。校書正字。雖不兩資。亦望得之。奈何一尉。馮曰。君但記之。從此更作一縣尉。即騎馬不住矣。又問李君婚未。李云未婚。有一兒母在家。馮曰。君從今便不復與相見矣。李到京。選得留。屬祿山之亂。不願作京官。欲與校正不受。自索湖州烏程縣尉。經一年。廉使奏為丹陽尉。遂充判官。因乘官馬不住。離亂之後。道路隔絕。果與兒母不復相見。出定命錄

馬生

天寶十四年。趙自勤合入考。有東陽縣督者馬生相。謂云。足下必不動。縱去亦却來於此。祿尚未盡。後至三品著紫。又云。自六品即登三品。自勤其年果不入考。至冬有敕賜紫。乾元二年九月。馬生又來自勤。初誑云。龐倉曹家喚。至則捏自勤頭骨云。合是五品。與趙使君骨法相似。所言年壽。并官政多少。與前時所說並同也。出定命錄



任宰相也。有人訴之。自慮左貶。命齊卿視焉。不為決定。因其入朝。乃書笏上作台字。令張見之。張以為不離台座。及救出。貶台州刺史。張守珪河北人。事縣尉梁萬頃。萬頃令捉馬。失衣襟。遂撻一頓。因此發憤從軍。為幽州一果毅。齊卿常引對坐。云公後當富貴。秉節越守珪。踰躅不意如此。下階拜。盧公未離幽州。而守珪為將軍節度矣。梁萬頃為河南縣尉。初考滿。守珪喚與相見。萬頃甚懼。守珪都不恨之。謂曰。向者不因公責怒。某亦不發憤自達。乃遺其財物。使療病。出定命錄

### 梁十二

有梁十二者。名知人。至宋州。刺史司馬詮作書薦與蘇州刺史李無言云。梁十二今之管輅。李無言遣日暮引入宅。無言乃著黃衣衫。令一客著紫。替作無言。與相抵對。梁子謂客云。向聞公語聲。未有官祿。又聞黃衣語。乃是三品。今章服不同。豈看未審。無言信之。乃以實對云。某昨有事。恐被宣慰使惡奏。君視如何。梁云。公即合改得上州刺史。後果改為睦州刺史。無言贈錢二百貫。梁子云。公至彼州。必得重厄。某為公作一法禳之。公當須嗔責某。乙云。是妄語人。鞭背十下。仍不得令妻子知也。無言再三不可。梁子再三以請。無言悶然而從之。明早李公當衙決梁子十下。小蒼頭走報其妻。無言入門。妻云。何以打梁子。無言恨云。忘却他不遣家內知。俄而梁子叩鈴請見。無言曰。公何以遣妻子知。厄不免矣。公既彊與某二百千文。有一事以報公德。公厄雖不免。然令公得二

千貫以充家資。取之必無事。無言在州。果取得二千貫錢而死。梁十二又謂丹徒主簿盧惟雅云。從此得通事舍人。如其言。後於京見之云。至某年財物莊宅合破散。公當與某五十千文。某教公一言即免。盧不之信。不與是錢。至某年。盧果因蒲博賭賽。莊宅等並盡。出定命錄

馮七

進士李湯赴選。欲求索入京。至汴州。有相者馮七謂之曰。今年得留東南三千里外授一尉。李不信。曰。某以四選得留。官不合。惡。校書正字。雖不兩資。亦望得之。奈何。一尉。馮曰。君但記之。從此更作一縣尉。即騎馬不住矣。又問李君婚未。李云未婚。有一兒母在家。馮曰。君從今便不復與相見矣。李到京。選得留。屬祿山之亂。不願作京官。欲與校正不受。自索湖州烏程縣尉。經一年。廉使奏為丹陽尉。遂充判官。因乘官馬不住。離亂之後。道路隔絕。果與兒母不復相見。出定命錄

馬生

天寶十四年。趙自勤合入考。有東陽縣瞽者馬生相。謂云。足下必不動。縱去亦却來於此。祿尚未盡。後至三品著紫。又云。自六品即登三品。自勤其年果不入考。至冬有敕賜紫。乾元二年九月。馬生又來自勤。初誑云。龐倉曹家喚。至則捏自勤頭骨云。合是五品。與趙使君骨法相似。所言年壽并官政多少。與前時所說並同也。出定命錄

王鏐

王鏐為辛景下偏裨。杲時帥長沙。一旦擊毬馳騁。既酣。鏐向天呵氣。氣高數丈。若匹練上衝。杲謂其妻曰。此極貴相。遂以女妻之。鏐終為將相。出獨異志

竇易直

竇相易直。幼時名祕。家貧。就業村學。其教授。叟有道術。而人不知。一日近暮。風雪暴至。學童悉歸家不得。而宿于漏屋之中。寒爭附火。唯竇公寢於榻。夜深方覺。叟撫公令起曰。竇祕君後為人臣。貴壽之極。勉勵自愛也。及德宗幸奉天日。公方舉進士。亦隨駕而西。乘一蹇驢。至開遠門。人稠路隘。其扉將闔。公懼。勢不可進。聞一人叱驢。兼捶其後。得疾馳而出。顧見一黑衣卒呼公曰。秀才已後。莫忘問情。及升朝。訪得其子。捉挈累至。吏

中榮達

出因話錄

李潼

韋處厚在開州也。嘗有李潼。崔冲二進士來謁。留連月餘日。會有過客西川將軍某者。能相術。於席上言。李潼三日內有虎厄。後三日。處厚與諸客遊山寺。自上方抵下方。日已暮矣。李先下。崔冲後來。冲大呼李云。待冲來。待冲來。李聞待充來聲。謂虎至。顛蹶墜下山趾。絕而復蘇。數日方愈。及軍將迴。謂李曰。君厄過矣。出傳載

賈錄

賈餗布衣時謁滑臺節度使賈耽以餗宗黨分更喜其人文甚宏贍由是益所延納忽一日賓客大會有差相者在耽座下及餗退而相者曰向來賈公子神氣俊逸當位極人臣然惜哉是執政之時朝廷微變若當此際諸公宜早避焉耽領之以至動容及太和末餗秉鈞衡有知者潛匿於山谷間十有三四矣出社陽編

婁千寶

浙東李褒聞婺女婁千寶呂元芳二人有異術發使召之既到李公便令止從事廳從事問曰府主八座更作何官元芳對曰適見尚書但前浙東觀察使恐無別拜千寶所述亦爾從事默然罷問及再見李公公曰僕他日何如二術士曰稽山竦翠湖柳垂陰尚書畫鷁百艘正堪遊觀昔人所謂人生一世若輕塵之著草何論異日之榮悴榮悴定分莫敢面陳因問幕下諸公元芳曰崔副使芻言李推官正範器度相似但作省郎止于郡守團練李判官服古自此大醉不過數場何論官矣觀察判官任穀止於小諫不換朱衣楊損支使評事雖骨體清瘦幕中諸賓福壽皆不如盧判官纁雖即狀貌光澤若比團練李判官在世日月稍久壽亦不如副使與楊李三人祿秩區分矣二術士所言咸未之信默以證焉是後李服古不過五日而逝誠大醉不過數場也李尚書及諸從事驗其所說敬之如神時羅郎中紹權赴任明州竇弘餘少卿常之子也赴台州李公於席上問台明二使君如何婁千寶曰竇使君必當再醉望海亭羅使君比去便應求道



四明山不遊塵世矣。後實少卿罷郡。再之府庭。是重醉也。羅郎中沒於海島。故以學道為名。知其不還也。李尚書歸義興。未幾物故。是無他拜。盧續巡官校理。明年逝於宛陵。使幕北李服古。官稍久矣。為少年也。任穀判官。纔為補闕。休官歸園田。是不至朱紫也。崔昂言郎中。止於吳興郡。李範郎中。止於九江。二公皆自南宮出為名郡。是乃祿秩相參。獨楊損尚書。三十年來。兩為給事。再任京尹。防禦三峰。青州節度使。年逾耳順。官歷藩垣。浙東同院諸公。福壽悉不如也。皆依婁李二生所說焉。杜勝給事。在杭州之日。問千寶已為宰相之事何如。曰。如筮得震封。有聲而無形也。當此之時。或陰人所諧也。若領大鎮。必憂悒成疾。可以修禳之。後杜公為度支侍郎。有直上之望。草麻待宣。府吏已上。於杜公門構板屋。將布沙提。忽有東門驃騎。奏以小疵。而承旨以蔣伸侍郎拜相。杜出鎮天平。憂悒不樂。去其失望也。乃歎曰。金華婁山人之言果應矣。欲令招千寶元券。又曰。婁李二生。孤雲野鶴。不知棲宿何處。杜尚書尋亦終於鄆州。鍾離侑少詹。昔歲閒居東越。覩斯異術。每求之。二生不可得也。出雲漢友談

### 丁重

處士丁重。善相人。駢馬于棕。方判鹽鐵。頗有宰弼之耗。時路巖秉均持權。與之不協。一旦重至新昌私第。值于公適至。路曰。某與之賓朋。處士垂箔細看此人。終作宰相否。備陳飲饌。留連數刻。既去。問之曰。所見何如。重曰。入相必矣。兼在旬月之內。巖笑曰。見是

貴戚復作鹽鐵使耳。重曰：不然。請問于之恩澤，何如宣宗朝鄭都尉？巖曰：又安可比乎？重曰：鄭為宣宗注意者久，而竟不為相，豈將人事可以斟酌？某比不熟識于侍郎，今日見之，觀其骨狀，真為貴人。其次風儀秀整，禮貌謙抑，如百斛重器，所貯尚空其半。安使不益於祿位哉？苟踰月不居廊廟，某無復更至門下。巖曰：處士之言，可謂遠矣。其後決旬，子果登台鉉。巖每見朝賢，大為稱賞。由茲聲動京邑，車馬造門甚眾。凡有所說，其言皆驗。後居終南山中，好事者亦至其所。出劇談錄

夏侯生

廣南劉僕射崇龜，常有台輔之望，必謂罷鎮，便期直上。羅浮處士夏侯生，有道，崇龜重之。因問將來之事，夏生言其不入相，發後三千里，有不測之事。洎歸闕，至中路得疾而終。劉出甫亦蒙夏生言，示五年行止，事無不驗。蓋飲啄之有分也。出北夢瑣言

薛少尹

荆南節度判司空董與京兆杜無隱，即滑臺杜恂常侍之子。洎蜀人梁震俱稱進士，謁成中令，欲希薦送。有薛少尹者，自蜀沿流至渚宮。三賢常訪之。一日薛亞謂董曰：閣下與京兆勿議求名，必無所遂。杜亦不壽。唯大賢忽為人繫維，官至朱紫。如梁秀才者，此舉必提。然登第後，一命不沾也。後皆如其言。梁公却思歸蜀，重到渚宮。江路梗紛，未及西泝。淮師寇江陵，渤海王遣致府衙，俾草檄書，欲辟於府幕。堅以不仕為志。渤海敬諾。

之二紀依棲。竟麻衣也。薛尹之言果驗矣。出北夢瑣言

### 周玄豹

後唐周玄豹。燕人。少為僧。其師有知人之鑒。從遊十年。不憚辛苦。遂傳其祕。還鄉歸俗。盧程為道士。與同志三人謁之。玄豹退謂人曰。適二君子。明年花發。俱為故人。唯彼道士。他年甚貴。來歲二人果卒。盧果登庸。後歸晉陽。張承業俾明宗易服。列於諸技之下。以他人請之。曰。此非也。玄豹指明宗於末綴。曰。骨法非常。此為內衙太保乎。或問前程。唯云。未後為鎮帥。明宗夏皇后。方事中櫛。有時忤旨。大犯積楚。玄豹曰。此人有藩侯夫。人之位。當生貴子。其言果驗。凡言吉凶。莫不神中。事多不載。明宗自鎮帥入。謂侍臣曰。周玄豹昔曾言。朕事頗有微。可詔北京。津置赴闕。趙鳳曰。袁許之事。玄豹所長。若詔至輦下。即爭問吉凶。恐近妖惑。乃令就賜金帛。官至光祿卿。年至八十而終。出北夢瑣言

### 程遜

晉太常卿程遜。足下有龜文。嘗招相者視之。相者告曰。君終有沈溺之厄。其後使於浙右。竟葬於海魚之腹。謂李固傳云。固足履龜紋。而位至三公。卒無水害。同事而異應也。

出玉堂閒話

### 卷二百二十四

### 相類四

王正君

相婦

太平廣記 卷二百二十四 相類四 王正君 相婦

漢王莽姑正君許嫁至期當行時夫輒死如此者再乃獻之趙王未取又薨後有與正君父穉君善者過相正君曰貴為天下母是時宣帝世元帝為太子穉君乃因魏郡尉納之太子太子幸之生子宣帝崩太子立正君為皇后上為太子元帝崩太子立是為成帝正君為太皇后竟為天下母

出論

### 黃霸

黃霸為陽夏游傲與善相者同車俱行見一婦人年十七八相者指之曰此婦人當大富為封侯者夫人公止車審視之相者曰令此婦人不富貴卜書不用也次公問之乃其傍里人巫家子也即娶為妻其後次公果大富貴位至丞相封為列侯

出論

### 賣鮠媪

唐馬周字賓王少孤貧明詩傳落魄不事產業不為州里所重補博州助教日飲酒刺史達奚怒屢加笞責周乃拂衣南遊曹汴之境因酒後忤浚儀令崔賢又遇責辱西至新豐宿旅次主人唯供設諸商販人而不顧周周遂命酒一斗獨酌所飲餘者便脫靴洗足主人竊奇之因至京停於賣鮠媪肆數日祈覓一館客處媪乃引致於中郎將常何之家媪之初賣鮠也李淳風哀天網嘗過而異之皆竊云此婦人大貴何以在此馬公尋取為妻後有詔文武五品官已上各上封事周陳便宜二十條事遣何奏之乃請置街鼓及文武官緋紫碧綠等服色并城門左右出入事皆合旨太宗怪而問何所見



何對曰。乃臣家客馬周所為也。召見與語。命直門下省。仍令房玄齡試經及策。拜儒林郎。守監察御史。以常何舉得其人。賜帛百匹。周後轉給事中。中書舍人。有機辯。能敷奏。深識事端。動無不中。岑文本見之曰。吾見馬君。令人忘倦。然鳶肩火色。騰上必速。但恐不能久耳。數年內官至宰相。其媪亦為夫人。後為吏部尚書。病消渴。彌年不瘳。年四十八而卒。追贈石僕射。高唐公。出定命錄

蘇氏女

蘇某。信都富人。有女十人。為擇良壻。張文成往見焉。蘇曰。此雖有才。不能富貴。幸得五品。即當死矣。魏知古時已及第。然未有官。蘇云。此雖形質黑小。然必當貴。遂以長女嫁之。其女髮長七尺。黑光如漆。諸妹皆不及。有相者云。此女當不啻宿食。諸妹笑。知古曰。只是貧漢。得米旋煮。故無宿飯。其後魏為宰相。每食一物。已上官供。出定命錄

武后

武士護之為利州都督也。敕召袁天綱詣京師。途經利州。士護使相其妻楊氏。天綱曰。夫人骨法非常。必生貴子。遍召其子。令相元慶元爽曰。可至刺史。終亦屯否。見韓國夫人曰。此女大貴。然不利其夫。武后時衣男子之服。乳母抱於懷中。天綱大驚曰。此郎君男子。神彩奧澈。不易知。遂令後試行牀下。天綱大驚曰。日角龍顏。龍睛鳳頸。伏犧之相。貴人之極也。更轉側視之。又驚曰。若是女。當為天下主也。出定命錄

李淳風

武后之召入宮。李淳風奏云。後宮有天子氣。太宗召宮人閉之。令百人為一隊。問淳風。淳風云。在某隊中。太宗又分為二隊。淳風云。在某隊中。請陛下自揀擇。太宗不識。欲盡殺之。淳風諫不可。陛下若留。雖皇祚暫缺。而社稷延長。陛下若殺之。當變為男子。即損滅皇族無遺矣。太宗遂止。出定命錄

楊貴妃

貴妃楊氏之在蜀也。有野人張見之云。當大富貴。何以在此。或問至三品夫人否。張云。不是。一品否。曰。不是。然則皇后耶。曰。亦不是。然貴盛與皇后同。見楊國忠云。公亦富貴。位當秉天下權勢。數年後皆如其言。出定命錄

姜皎

僧善相

姜皎之未貴也。好戈獵。獵還入門見僧。姜曰。何物道人在此。僧云。乞飯。姜公令取肉食。與之。僧食訖而去。其肉並在。姜公使人追問。僧云。公大富貴。姜曰。如何得富貴。僧曰。見真人。即富貴矣。姜曰。何時得見真人。僧舉目看曰。今日即見真人。姜手臂一鷄子。直二十。與僧相隨。騎馬出城。偶逢上皇亦獵。時為臨淄王。見鷄子識之。曰。此是某之鷄子否。姜云是。因相隨獵。俄而失僧所在。後有女巫至。姜問云。汝且看今日有何人來。女巫曰。今日天子來。姜笑曰。天子在宮裏坐。豈來看我耶。俄有叩門者云。三郎來。姜出見。乃

上皇自此倍加恭謹。錢馬所須無敢惜者。後上皇出潞府。百官親舊盡送。唯不見姜。上皇怪之。行至渭北。於路側獨見姜公。供帳盛相待。上皇忻然與別。便定君臣之分。後姜果富貴。出定命錄

### 常袞

常袞之任福建也。有僧某者。善占色。言事若神。袞惜其僧老。命弟子就其術。僧云。此事天性。非可造次為傳。某嘗於君左右。見一人可教。遍招得小吏黃徹焉。袞命就學。老僧遂於闈室中。致五色絲於架。令自取之。曰。世人皆用眼力不盡。但熟看之。旬日後依稀認其白者。後半歲看五色。即洞然而得矣。命之曰。以若闈中之視。五絲迴之。白晝占人。因傳其方訣。且言後代當無加也。李吉甫云。黃徹之占。袞許之亞也。出傳載

### 劉禹錫

賓客劉禹錫為屯田員外郎。時事稍異。旦夕有騰趕之勢。知一僧術數極精。寓直日邀之至省。方欲問命。報韋秀才在門。公不得已。且見令僧坐簾下。韋秀才獻卷已略省之意。氣殊曠。韋覺之乃去。却與僧語。僧不得已。吁嗟良久。乃曰。某欲言員外必不愜。如何。公曰。但言之。僧曰。員外後遷。乃本行正郎也。然須待適來韋秀才知印處置。公大怒。揖出之。不旬日貶官。韋秀才乃處厚相也。後二十餘年在中書。為轉屯田郎中。出幽閣鼓吹

### 鄭朗

鄭朗相公初舉遇一僧。善色謂曰。郎君貴極人臣。然無進士及第之分。若及第。則一生厄塞。既而狀元及第。賀客盈門。唯此僧不至。及重試退黜。言者甚衆。而此僧獨賀曰。富貴在裏。既而竟如所卜。出據言

### 令狐綯門僧

令狐趙公綯。在相位。馬舉為澤路小將。因奏事到宅。會公有一門僧。善聲色。偶窺之。謂公曰。適有一軍將。參見相公。是何人。公以舉名語之。僧曰。竊視此人。他日當與相公為方鎮交代。公曰。此邊方小將。縱有軍功。不過塞垣一鎮。奈何與老夫交代。僧曰。相公第更召與語。貧道為細看。公然之。既去。僧曰。今日看更親切。並恐是揚汴。公於是稍接之矣。咸通九年。公鎮維揚。舉破龐勛有功。先是懿宗面許。功成與卿揚州。既而難於夾信。却除舉淮南行軍司馬。公聞之。即處分所司。排比迎新使。羣下皆曰。此一行軍耳。公乃以其事白之。果如所言。出據言

### 僧處弘

僧處弘。習禪於武當山。王建微時。販醪於均房間。仍行小竊。號曰賊王。八處弘見而勉之曰。子他日位極人臣。何不從戎。別圖功業。而夜遊晝伏。沽賊之號乎。建感之。投忠武軍。後建在蜀。弘擁門徒入蜀。為構精舍以安之。即弘覺禪院也。江西鍾傅微時。亦以販醪為事。遇上蓋和尚。教其作賊。而尅洪井。自是加敬。至於軍府大事。此僧皆得參之也。



出北夢  
瑣言

### 范氏尼

天寶中有范氏尼。乃衣冠流也。知人休咎。魯公顏真卿妻黨之親也。魯公尉于醴泉。因詣范氏尼問命。曰。某欲就制科。再乞師媵一言。范氏曰。顏郎事必成。自後一兩月必朝拜。但半年內。慎勿與外國人爭競。恐有謫。公又曰。某官階盡得及五品否。范笑曰。鄰於一品。顏郎所望。何其卑耶。魯公曰。官階盡得五品。身著緋衣帶銀魚。兒子補齋郎。某之望滿也。范尼指坐上紫絲布食單。曰。顏衫色如此。其功業名節稱是。壽過七十已後。不要苦問。魯公再三窮詰。范尼曰。顏郎聰明過人。問事不必到底。逾月大酺。魯公是日登制科高等。授長安尉。不數月。遷監察御史。因押班中有諠譁無度者。命吏錄奏。次即哥舒翰也。翰有新破石堡城之功。因泣訴玄宗。玄宗坐魯公以輕侮功臣。貶蒲州司倉。驗其事跡。歷歷如見。及魯公為太師。奉使於蔡州。乃歎曰。范師媵之言。吾命懸於賊必矣。出戎幕  
問說

### 任之良

任之良。應進士舉不第。至蘭東店憇食。遇一道士。亦從西來。同主人歌之。良與語。問所從來。云。今合有身名稱意。何不却入京。任子辭以無資糧。到京且無居處。道士遂資錢物。并與一帖。令向肅明觀本院中停之。良至京。詣觀安置。偶見一道士讀經。謂良曰。太

上老君。二月十五日生。田上表請以玄元皇帝生日燃燈。上皇覽表依行。仍令中書召試使與一官。李林甫拒。乃與別敕出身。出定命錄

### 殷九霞

張侍郎某為河陽烏重裔從事。同幕皆是名輩。有道流殷九霞來自青城山。有知人之鑒。烏公問已年壽官祿。九霞曰。司徒貴任藩服。所望者秉持鈞軸。封建茅土。唯在保守。庸勲苞貯仁義。享福隆厚。殊不可涯。既而遍問賓僚。九霞曰。其間必有台輔。時烏公重一裴副使。應聲曰。裴中丞是宰相否。九霞曰。若以目前事言之。當如尊旨。以某所觀。即不在此時。夏侯相致為館驛巡官。且形質低瘁。烏因戲曰。莫是夏侯巡官。對曰。司徒所言是矣。烏公撫掌大笑曰。尊師莫錯否。九霞曰。某山野之人。早修真道。無意於名宦金玉。蓋以所見任真而道耳。烏公曰。如此則非某所知也。然其次貴達者為誰。曰。張支使雖不居廊廟。履歷清途。亦至榮顯。既出。遂造張侍郎所居。從容謂曰。支使神骨清爽。氣韻高邁。若以紱冕累身。止於三二十年。居于世俗。儻能擺脫置俗。相隨學道。卽二十年内。白日上昇。某之此行。非有塵慮。實亦尋訪修真之士耳。然閱人甚多。無如支使者。張以其言意停潤。但唯唯然。將去復來。情甚懇至。審知張意不迴。頗甚嗟惜。因留藥數粒。并黃紙書一緘而別。云藥服之可以無疾。書紀宦途所得。每一遷轉。密自啓之。書窮之辰。當自相憶。其後譙公顯赫令名。再居台鉉。張果踐朝列。出入臺省。佩服朱紫。廉察

數州書載之言。靡不詳悉。年及三紀時。為戶部侍郎。紙之所存。蓋亦無幾。雖名位通顯。而齒髮衰退。每以道流之事。話於親知。追想其風。莫能及也。出劇談錄

### 相手板庾道敏

宋山陽王休祐。屢以言話忤顏。有庾道敏者。善相手板。休祐以手板託言他人者。庾曰。此板乃貴。然使人多忤。休祐以楮淵詳密。乃換其手板。別白楮於帝前。稱下官。帝甚不

悅。出西陽雜俎。

### 李參軍

唐李參軍者。善相筭。知休咎必驗。皆呼為李相筭。鹽鐵院官陸遵。以筭視之。云。評事郎君見到。陸遵笑曰。是子姪否。曰。是評事郎君。陸君曰。足下失聲名矣。某且無兒。乃更將出簾下。看必有錯。陸君甚薄之。以為詐。陸君先有歌姬在任處。其月有姪。分娩果男子也。

### 龍復本

開成中有龍復本者。無目。善聽聲揣骨。每言休咎。無不必中。凡有象簡竹筭。以手捻之。必知官祿年壽。宋祁補闕。有盛名於世。縉紳之士。無不傾屬。屈指翹足。期於貴達。時永樂蕭相真。亦居諫署。同日詣之。授以所持竹筭。復本執蕭公筭良久。置於案上。曰。宰相筭。次至宋補闕者。曰。長官筭。宋聞之不樂。蕭曰。無憑之言。安足介意。經月餘。同列於中。

書候見宰相時李朱崖方秉鈞軸威鎮朝野未見間佇立閑談互有諧謔頃之丞相遽出宋以手板障面笑未已朱崖目之迴顧左右曰宋補闕笑某何事聞之者莫不心寒股慄未旬日出為清河縣令歲餘遂終所任其後蕭公揚歷清途自浙西觀察使入判戶部非久遂居廊廟俱如復本之言也

出談錄

卷二百二十五

伎巧類一

因祇國

周成王五年有因祇國去王都九萬里來獻女功一人善工巧體貌輕潔披織羅繡縠之衣長袖脩裾風至則結其衿帶恐飄飄不能自止也其人善織以五色絲內口中引而結之則成文錦其國人又獻雲崑錦文似雲從山嶽中出也有列堞錦文似雲霞覆城雉樓堞也有雜珠錦文似貫佩珠也有篆文錦文似大篆之文也有列明錦文似羅列燈燭也幅皆廣三尺其國大夫皆勤於耕稼一日鋤十頃之地又貢嘉禾一莖盈車故時俗四言詩曰力耕十頃能致嘉穎

出拾遺錄

葛由

葛由蜀羌人能刻木為羊賣之一旦乘羊入蜀城蜀之豪貴或隨之上綏山綏山高峻在峨眉之西隨者皆得道不復還故里語曰得綏山一桃雖不能仙亦足以豪山下多

立祠焉

出法苑珠林



魯般

魯般。燉煌人。莫詳年代。巧侔造化。於涼州造浮圖。作木為每。擊楔三下。乘之以歸。無何其妻有妊。父母詰之。妻具說其故。其父後伺得。楔十餘下。乘之。遂至吳會。吳人以為妖。遂殺之。般又為木鳶。乘之。遂獲父屍。怨吳人殺其父。於庸州城南。作一木仙人。舉手指東南。吳地大旱三年。卜曰。般所為也。齋物巨千。謝之。般為斷其一手。其月吳中大雨。國初土人尚祈禱其木仙。六國時公輸班亦為木鳶以窺宋城。出酉陽雜俎

弓人

宋景公造弓。九年乃成而進之。弓人歸家。三日而卒。蓋匠者心力盡於此弓矣。後公登獸園之臺。用此弓射之。矢越西霸之山。彭城之東。餘勁中石。飲羽焉。出淮南子

燕巧人

燕王徵巧術人。請以棘之端為沐猴。母猴成。巧人曰。人主欲觀之。必半歲不入宮。不飲酒食肉。而霽日出視之。宴陰之間。而棘刺之母猴乃可見矣。燕王恩養不能觀也。出藝文類聚

文類聚

雲明臺

始皇起雲明臺。窮四方之珍木。天下巧工南得煙丘碧樹。酈水燃沙。賁都朱泥。雲岡素竹。東得蔥巒錦栢。縹榭龍杉。寒河星栢。岢嶇山雲梓。西得漏海浮金。浪淵羽璧。條章霞桑。

沈唐員萐。北得冥阜乾漆。陰坂文梓。寒流黑魄。閩海香瓊。珍異是集。有二人皆虛騰椽木。運斤斧於雲中。子時起功。至午時已畢。秦人皆言之。子午臺也。亦言於子午之地。各起一臺。二說有疑。出拾遺錄

淫淵浦

日南之南。有淫泉之浦。言其水浸淫。從地而出。以成淵。故曰淫泉也。或言此泉甘軟。男女飲之則淫。其水小處可濫觴。褰涉大處可方舟沿泝。隨流屈直。其水激石之聲。似人之歌笑。聞者令人淫動。故俗謂之淫泉。時有鳧鴈色如金。羣飛戲於沙澗。羅者得之。乃真金鳧也。昔秦破鄜山之墳。行野者見金鳧向南面飛。至淫泉。寶鼎元年。張善為日南太守。郡民有得金鳧。以獻太守張善。善博識多通。考其年月。卽是秦始皇墓金鳧也。昔始皇為塚。斂天下瓌異。生殉工人。傾遠方奇寶於塚中。為江海川瀆。及列山嶽之形。以沙棠沉檀為舟楫。金銀為鳧鴈。以琉璃雜寶為龜魚。又於海中作玉象鯨魚。銜火珠為星。以代膏燭。光出塚間。精靈之偉也。皆生埋巧匠於塚裏。又列燈燭如皎日焉。先所埋工匠於塚內。至被開時皆不死。巧人於塚裏琢石。為龍鳳仙人之像。及作碑辭讚。漢初發此塚。驗諸史傳。皆無列仙龍鳳之製。則知生埋匠者之所作也。後人更寫此碑文。而辭多怨酷之言。乃謂怨碑。史記略而不錄矣。出拾遺錄

新豐

高祖既作新豐。并移舊社街巷棟宇。物色如舊。士女老幼。相攜路首。各知其室。放犬羊。鷄鴨於通衢。望塗亦競識其家。匠人朝寬所為也。移者皆喜其似。而憐之。故競加賞贈。月餘。致累百金。出西京雜記

### 張衡

後漢張衡字平子。造候風地動儀。以精銅鑄之。圓徑八尺。蓋合隆起。形如酒罇。飾以篆文。及山龜鳥獸之狀。中有都柱。傍行八道。施關發機。外八龍首。各銜銅丸。下有蟾蜍。張口承之。其牙機巧制。皆隱在罇中。覆蓋周密無際。如有地震。則罇動。機發。龍吐丸。而蟾蜍銜之。震動激揚。伺者因此覺知。一龍發機。而七首不動。尋其方面。乃知震動之所在。儀之合契若神。自書典所記。未之有也。曾一龍發機。而地不動。京師學者。初咸怪其無徵。數日。驛至。果地動。於是皆服其神妙。出後漢書

### 王肅

王肅造逐鼠丸。以銅為之。晝夜自轉。出西陽雜俎

### 凌雲臺

凌雲臺樓觀極精巧。先稱平眾材。輕重當宜。然後造構。乃無錙銖相負。揭臺雖高峻。恒隨風搖動。而終無崩殞。魏明帝登臺。懼其勢危。別以大材扶持之。樓即便頽壞。論者謂輕重力偏故也。出世說

陳思王

魏陳思王有神思。為鴨頭杓。浮於九曲酒池。王意有所勸。鴨頭則迴向之。又為鵲尾杓。柄長而直。王意有所到處。於罇上鏃之。鵲則指之。

吳夫人

吳主趙夫人。趙達之妹也。善畫。巧妙無雙。能於指間。以彩絲織為雲龍虬鳳之錦。大則盈尺。小則方寸。宮中謂之機絕。孫權常嘆。魏蜀未夷。軍旅之際。思得善畫者。使圖作山川地勢軍陣之像。達乃進其妹。權使寫九州江湖方嶽之勢。夫人曰。丹青之色。甚易歇滅。不可久寶。妾能刺繡。列萬國於方帛之上。寫以五嶽河海城邑行陣之形。乃進於吳主。時人謂之針絕。雖棘刺木猴。雲梯飛鳶。無過此麗也。權居昭陽宮。倦暑。乃褰紫綃之帷。夫人曰。此不足貴也。權使夫人指其意思。馬。答曰。妾欲窮慮盡思。能使下絹帷而清風自入。視外無有蔽礙。列侍者飄然自涼。若馭風而行也。權稱善。夫人乃拚髮以神膠續之。神膠出鬱夷國。接弓弩之斷絃者。百斷百續。乃織為羅縠。累月而成。裁之為幔。內外視之。飄飄如煙。氣輕動。而房內自涼。時權尚在軍旅。常以此幔自隨。以為征幕。舒之則廣縱數丈。卷之則可內於枕中。時人謂之絲絕。故吳有三絕。四海無儔其妙。後有貪寵求媚者。言夫人多耀於人主。因而致退黜。雖見疑墜。猶存錄其巧工。及吳亡。不知所

在。出王子  
年拾遺



區純

大興中。衡陽區純作鼠市。四方丈餘。開四門。門有木人。縱四五鼠於中。欲出門。木人輒

以椎推之。出晉陽秋

水芝敬器

西魏文帝造二敬器。其一為二仙人共持一鉢。同處一盤。蓋有山。山有香氣。別有一仙人持一金餅。以臨器上。以水灌山。則出於餅而注於器。煙氣通發山中。謂之仙人敬器也。其一為二荷同處一盤。相去盈尺。中有芙蓉下垂器上。以水注芙蓉而盈於器。又為鳧鴈蟾蜍以飾之。謂之水芝敬器。二盤各有一牀。一鉢鉢圓而牀方。中有人焉。言三才之象也。器如甃形。滿則平。溢則傾。置之前殿。以警滿盈焉。

蘭陵王

北齊蘭陵王有巧思。為舞胡子。王意欲所勸。胡子則捧蓋以揖之。人莫知其所由也。出朝野僉載

僧靈昭

北齊有沙門靈昭。甚有巧思。武成帝令於山亭造流杯池。船每至帝前。引手取盃。船即自住。上有木小兒。撫掌遂與絲竹相應。飲訖放杯。便有木人刺還。上飲若不盡。船終不去。未幾靈昭忽拊心。疑有刀刺。須臾吐血而終。

七寶鏡臺

胡太后使靈昭造七寶鏡臺。合有三十六室。別有一婦人手各執鑠。繞下一關。三十六戶一時自閉。若抽此關。諸門咸啓。婦人各出戶前。出皇覽

卷二百二十六

伎巧類二

水飾圖經

場帝別救學士杜寶。修水飾圖經十五卷。新成以三月上巳日。會羣臣於曲水。以觀水飾。有神龜負八卦出河。授伏羲。黃龍負圖出河。玄龜銜符出洛。水鱸魚銜錄圖出翠嫺之水。並授黃帝。黃帝齋於玄扈。鳳鳥降於洛上。丹甲靈龜銜書出洛。授蒼頡。堯與舜生舟於河。鳳凰負圖。赤龍載圖。出河。並授堯。龍馬銜甲文。出河。授舜。堯與舜遊河。直五老人。堯見四子於汾水之陽。舜漁於雷澤。陶於河濱。黃龍負黃符。重圖。出河。授舜。舜與百工相和而歌。魚躍於水。白面長人而魚身。捧河圖授禹。舞而入河。禹治水。應龍以尾畫地。導決水之所出。鑿龍門。疏河。禹過江。黃龍負舟。玄夷蒼水使者。授禹山海經。遇兩神女於泉上。帝天乙觀洛。黃魚雙躍化為黑玉赤文。姜嫄於河濱履巨人之跡。棄后稷於寒水之上。鳥以翼薦而覆之。王坐靈沼於扞魚。躍太子發度河。赤文白魚躍入王舟。武王渡孟津。操黃鉞以麾陽侯之波。成王舉舜禮。榮光幕河。穆天子奏鈞天樂於玄池。獵於溧津。獲玄貉白狐。觴西王母於瑤池之上。過九江。龜龜為梁。塗脩國獻昭王。青鳳丹鷁。飲於浴溪。王子晉吹笙于伊水。鳳凰降。秦始皇入海。見海神。漢高祖隱芒碭山。澤上

有紫雲。武帝泛樓船於汾河。遊昆明池。去大魚之鈎。遊洛水神上明珠及龍髓。漢桓帝遊河。值青牛自河而出。曹瞞浴譙水。擊水蛟。魏文帝興師臨河不濟。杜預造河橋。成晉武帝臨會。舉酒勸預。五馬浮渡江。一馬化為龍。仙人的醴泉之水。金人乘金船。蒼文玄龜銜書出洛。青龍負書出河。並進於周公。呂望釣磻溪。得玉璜文。釣下溪。獲大鯉魚。腹中得兵鈐。齊桓公問愚公名。楚王渡江得萍實。秦昭王宴於河曲。金人捧水心劍。造之。吳大帝臨釣臺。望葛玄。劉備乘馬渡檀溪。澹臺子羽過江。兩龍夾舟。淄丘訢與水神戰。周處斬蛟。屈原遇漁父。卞隨投潁水。許由洗耳。趙簡子值津吏女。孔子值河浴女子。秋胡妻赴水。孔愉放龜。莊惠觀魚。鄭弘樵徑還風。趙炳張蓋過江。陽谷女子浴日。屈原沉汨羅水。巨靈開山。長鯨吞舟。若此等總七十二勢。皆刻木為之。或乘舟。或乘山。或乘平洲。或乘磐石。或乘宮殿。木人長二尺許。衣以綺羅。裝以金碧。及作雜禽獸魚鳥。皆能運動。如生。隨曲水而行。又間以妓航。與水飾相次。亦作十二航。航長一丈。濶六尺。木人奏音聲。擊磬。撞鐘。彈箏。鼓瑟。皆得成曲。及為百戲。跳劍。舞輪。昇竿。擲繩。皆如生無異。其妓航水飾。亦雕裝奇妙。周旋曲池。同以水機使之。奇幻之異。出於意表。又作小舸。子長八尺七艘。木人長二尺許。乘此船以行酒。每一船一人。擎酒盃。立於船頭。一人捧酒鉢。欠立。一人撐船。在船後。二人盪槳。在中央。遠曲水池。迴曲之處。各坐侍宴賓客。其行酒船。隨岸而行。行疾於水飾。水飾行遠池。一匝。酒船得三遍。乃得同止。酒船每到坐客之處。

即停住擎酒木人於船頭伸手過酒容取酒飲訖還杯木人受杯迴身向酒鉢之人取杓斟酒滿杯船依式自行每到坐客處例皆如前法此並約岸水中安機如斯之妙皆出自黃裯之思實時奉教撰水飾圖經及檢技良工圖畫既成奏進敕遣寶共黃裯相知於苑內造此水飾故得委悉見之裯之巧性今古罕傳出大業拾遺

### 觀文殿

隋場帝令造觀文殿前兩廂為書堂各十二間堂前通為閣道承殿每一間十二寶厨前設方五香重牀亦裝以金玉春夏鋪九曲象簞秋設鳳綾花褥冬則加綿裝須彌纒帝幸書堂或觀書其十二間內南北通為閃電牕零籠相望雕刻之工窮奇極之妙金鋪玉題綺井華棖輝映溢目每三間開一方戶戶垂錦幔上有二飛仙當戶地口施機輦駕將至則有宮人擎香爐在輦前行去戶一丈脚踏機發仙人乃下閣捧幔而昇閣扇即開書厨亦啓若自然皆一機之力輦駕出垂閉復常諸房入戶式樣如一其所撰之書屬辭比事條貫有序文略理暢互相明發及抄寫真正文字之間無點竄之誤裝翦華淨可謂冠絕今古曠世之名寶自漢已來訖乎梁文人才子諸所撰者無能及者其新書之名多是帝自製每進一書必加賞賜出大業拾遺

### 劉交

幽州人劉交戴長竿高七十尺自擎上下有女十二甚端正於竿置定跨盤獨立見者



不忍女無懼色。後竟還撲殺。出朝野僉載

### 張崇

唐巧人張崇者。能作灰畫。腰帶鉸具。每一胯大如錢。灰畫燒之。見火即隱起。作龍魚鳥獸之形。莫不悉備。出朝野僉載

### 十二辰車

則天如意中。海州進一匠。造十二辰車。迴轅正南。則午門開。馬頭人出。四方迴轉。不夾毫釐。又作木大通鐵蓋。盛大輾轉不翻。出朝野僉載

### 銅樽

韓王元嘉有一銅樽。背上貯酒。而一足倚滿則正立。不滿則傾。又為銅鳩。毯上摩之。熱則鳴。如真鳩之聲。出朝野僉載

### 殷文亮

洛州殷文亮。曾為縣令。性巧好酒。刻木為人。衣以繒綵。酌酒行觴。皆有次第。又作妓女唱歌吹笙。皆能應節。飲不盡。即木小兒不肯把飲。未竟。則木妓女歌管連催。此亦莫測其神妙也。出朝野僉載

### 楊務廉

將作大匠楊務廉。甚有巧思。常於沁州市內。刻木作僧。手執一椀。自能行乞。椀中錢滿。

闕鍵忽發。自然作聲。云布施市人競觀。欲其作聲。施省日盈數千矣。

出朝野僉載

### 王琚

郴州刺史王琚。刻木為獺。沉於水中。取魚引首而出。蓋獺口中安餌。為轉關。以石繩之。則沉。魚取其餌。關即發。口合則銜魚。石發則浮出。

出朝野僉載

### 薛脊惑

薛脊惑者。善投壺。龍躍隼飛。矯無遺箭。置壺於背後。却反矢以投之。百發百中。

出朝野僉載

### 馬待封

開元初。修法駕。東海馬待封。能窮伎巧。於是指南車。記里鼓。相風鳥等。待封皆改修。其巧踰於古。待封又為皇后造粧具。中立鏡臺。臺下兩層。皆有門戶。后將櫛沐。啓鏡奩。後臺下開門。有木婦人手執巾櫛。至后取已。木人即還。至於面脂粧粉。眉黛髻花。應用物。皆木人執繼至。取畢即還。門戶復閉。如是供給皆木人。后既粧罷。諸門皆闔。乃持去。其粧臺金銀彩畫。木婦人衣服裝飾。窮極精妙。馬待封既造鹵簿。又為后帝造粧臺。如是數年。敕但給其用。竟不拜官。待封恥之。又奏請造欵器。酒山撲滿等物。許之。皆以白銀造作。其酒山撲滿中。機關運動。或四面開定。以納風氣。風氣轉動。有陰陽向背。則使其外泉流吐納。以挹杯掌。酒使出入。皆若自然。巧踰造化矣。既成。奏之。即屬宮中有事。竟不召見。待封恨其數奇。於是變姓名。隱於西河山中。至開元末。待封從晉州來。自稱

道者吳賜也。常絕粒，與崔邑令李勁造酒山，撲滿欵器等。酒山立於盤中，其盤徑四尺五寸，下有太龜承盤，機運皆在龜腹內。盤中立山，山高三尺，峰巒殊妙。盤以木為之，布皆綠布，脫空彩畫其外，山中虛受酒三斗，繞山皆列酒池。池外復有山圍之，池中盡生荷花及葉，皆鍛鐵為之。花開葉舒，以代盤。葉設脯醢珍果佐酒之物。於花葉中，山南半腹有龍藏，半身於山開口吐酒，龍下大荷葉中，有杯承之。盃受四合，龍吐酒八分而止。當飲者即取之，飲酒若遲，山頂有重閣，閣門即開，有催酒人，具衣冠執板而出。於是歸蓋於葉，龍復注之。酒使乃還，閣門即閉。如復遲者，使出如初。直至終宴，終無差失。山四面東西皆有龍吐酒，雖覆酒於池，池內有穴，潛引池中酒，納於山中。比席闌終飲，池中酒亦無遺矣。欵器二，在酒山左右。龍注酒其中，虛則其中則平，滿則覆。則魯廟所謂侑坐之器也。君子以誠盈滿，孔子觀之以誠焉。杜預造欵器不成，前史所載若吳賜也。造之如常器耳。出紀

卷二百二十七

伎巧類三

華清池

玄宗於華清宮，新廣一池，制度宏麗。安祿山於范陽，以白玉石為魚龍鳳鴈，仍為石梁及石蓮花獻，雕鏤巧妙，殆非人工。上大悅，命於池中，仍以石梁橫亘其上，而下蓮花出於水際。上因幸華清宮，至其所，解衣將入，而魚龍鳳鴈皆若奮鱗舉翼，狀欲飛動。上甚恐，遽命撤去，去之而蓮花石梁尚存。又嘗於宮中置長湯池數十間，屋宇環迴，甃以文

石為銀鏤漆船。及檀香水船。致於其中。至檝棹皆飾以珠玉。又於湯池中壘瑟瑟及檀香木為山。狀瀛洲方丈。出談賓錄

### 重明枕

元和八年大軫國貢重明枕。神錦衾。云其國在海東南三萬里。當軫宿之位。故曰大軫國。合丘禹蒙山。合丘禹蒙山見山海經重明枕長一尺二寸。高六寸。潔白逾於水精。中有樓臺之狀。四方有十道士持香執簡。循環無已。謂之行道真人。其樓臺瓦木丹青。真人簪帽。無不悉具。通瑩焉。如水觀物。神錦衾水蠶絲所織。方二尺。厚一寸。其上龍文鳳彩。殆非人工。其國以五色石甃池塘。採大柘葉飼蠶於池中。始生如蚊睫。游泳其間。及長可五六寸。池中有挺荷。雖驚風疾吹不能動。大者可濶三四尺。而蠶經十五日。即跳入荷中。以成其繭。形如方斗。自然五色。國人縲之。以織神錦。亦謂之靈泉絲。上始覽錦衾。與嬪御大笑曰。此不足以為嬰兒綳褲。曷能為我被耶。使者曰。此錦之絲。水蠶也得水即舒。水丈相返。遇大則縮。遂於上前。令四官張之。以水一噴。即方二丈。五色煥爛。逾於向時。上歎曰。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不亦然哉。則却令以火逼之。須臾如故。出杜陽編

### 韓志和

穆宗朝有飛龍士韓志和。本倭國人也。善雕木。作鸞鶴鴉鵲之狀。飲啄悲鳴。與真無異。以關揆置於腹內。發之則凌空奮翼。可高百尺。至一二百步外。方始却下。兼刻木猫兒。



以捕雀鼠飛龍使異其機巧奏之上觀而悅之志和更雕踏牀高數尺其上飾之以金銀綵繪謂之見龍狀置之則不見龍形踏之則鱗鬣爪角俱出始進上以足履之而龍夭矯若得雲雨上恐懼遂令撤去志和伏於上前稱臣愚昧而致有驚忤聖躬臣願別進薄伎以娛陛下耳目以贖死罪上笑曰所解何伎試為我出志和於懷中將出一桐木合方數寸其中有物名蠅虎子數不啻一二百焉其形皆赤云以丹砂啗之故也乃分為五隊令舞梁州上召國樂以舉其曲而虎子盤迴宛轉無不中節每遇致詞處則隱隱如蠅聲及曲終累累而退若有尊卑等級志和臂虎子於指上獵蠅於數步之內如鷄擒雀罕有不獲者上嘉其伎小有可觀即賜以雜彩銀器而志和出宮門悉轉施於人不逾年竟不知志和所在上於殿前種千葉牡丹及花始開香氣襲人一朶千葉大而且紅上每覩芳盛歎人間未有自是宮中每夜即有黃白蝴蝶萬數飛集於花間輝光照耀達曙方去宮人競以羅巾撲之無有不獲者上令張網於宮中遂得數百於殿內縱嬪御追捉以為娛樂遲明視之則皆金玉也其狀工巧無以為此而內人爭用絲縷絆其脚以為首飾夜則光起於粧奩中其夜開寶厨視金屑玉屑藏內將有化為蝶者宮中方覺焉

出杜陽編

絕藝

督君謨

隋末有督君謨善閉目而射志其目則中目志其口則中口有王靈智者學射於君謨以為曲盡其妙欲射殺君謨獨擅其美君謨製一短刀箭來輒截之惟有一矢君謨張口承之遂嚙其鏑而笑曰汝學射三年未教汝嚙鏑法列子具蠅古之善射者弟子名飛衛巧過於師紀昌又學射於飛衛以微角之弧朔逢之韜射貫虱心既盡飛衛之術計天下敵已一人而已乃謀殺飛衛相遇於野二人交射矢鋒相觸墜地而塵下揚飛衛之矢先窮紀遺一矢既發飛衛以棘刺之端捍之而無差焉於是二子泣而投弓請為父子刻背為誓不得告術於人孟子曰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惟羿為愈已於是殺羿出酉陽雜俎

### 李欽瑤

天寶末有騎將李欽瑤者弓矢絕倫以勞累官至郡守兼御史大夫至德中隸臨淮與史思明相持於陝西晨朝合戰臨淮布陣徐進去敵尚十許里忽有一狐起於軍前跟蹌而趨若導引者臨淮不懌曰越王軾怒蛙蓋激勵官軍士耳狐乃持疑妖邪之物豈有前陣哉即付欽瑤以三矢令取狐焉欽瑤受命而馳適有淺蕪三二十畝狐奔入其中欽瑤逐之歟有野雉驚起馬足徑入雲霄欽瑤翻身仰射一發而墜然後鳴鞭逐狐十步之內拾矢又中於是攜二物以復命焉舉軍懽呼聲振山谷時回鶻列騎置陣於北原其首領僅一二百輩棄軍飛馬來爭捧欽瑤似為神異仍謂曰爾非回鶻之甥

不然何能弧矢之妙。乃得如此哉。出集異記

### 蘇州游僧

蘇州重玄寺閣一角忽墊。計其扶薦之功。當用錢數千貫。有游僧曰。不足勞人。請得一夫斫木為楔。可以正之。寺主從焉。游僧每食訖。輒取楔數十。執柯登閣。敲椽其間。未旬日。閣柱悉正。舊說聖善寺閣常貯醋十瓮。恐為蛟龍所伏。以致雷電。出國文補

### 江西人

江西人有善展竹數節可成器。又有人熊蒟蘆云。翻蒟蘆易於翻鞠。出西陽雜俎

### 僧靈鑒

貞元末閬州僧靈鑒善彈。常自為彈丸。其彈丸方。用洞庭沙岸下土三斤。炭末三兩。資末一兩。榆皮半兩。泔澱二勺。紫礦二兩。細沙三分。藤紙五張。渴扇汁半合。丸味和搗三千杵。齊丸之。陰乾。鄭彙為刺史時。有當家名寅。讀書善飲酒。彙甚重之。寅常與靈鑒較角放彈。寅指一樹節。相去數十步。曰。中之獲五千。寅自一發而中之。彈丸反射而不破。靈鑒控弦百發百中。皆節陷而丸碎焉。出西陽雜俎

### 張芬

張芬曾為韋臯行軍。曲藝過人。力舉七尺碑。定雙輪水磴。常於福感寺趨鞠。高及半塔。彈弓力五斗。常揀向陽巨筍。織竹籠之。隨長旋培。常留寸許。度竹籠高四尺。然後放長。

秋深方去籠伐之一尺十節其色如金用成弓焉每塗牆方丈彈成天下太平字字體

端研如人模成出西陽雜俎

### 河北將軍

建中初有河北將軍姓夏彎弓數百斤常於毬場中累錢十餘走馬以擊鞠杖擊之一擊一錢飛起高六丈其妙如此又於新泥牆安棘刺數十取爛豆相去一丈擲豆貫於刺上百不差一又能走馬書一紙出西陽雜俎

### 西蜀客

又張芬在韋臯幕中有一客於宴席上以籌椀中綠豆擊蠅十不失一一座驚笑芬曰無費吾豆遂指取蠅拈其後脚略無脫者出西陽雜俎

### 陟岵寺僧

荊州陟岵寺僧那照善射每言照射之法凡光長而搖者鹿貼地而明滅者兔低而不動者虎又言夜格虎時必見三虎並來狹者虎威當刺其中者虎死威乃入地得之可却百邪虎初死記其頭所藉處候月黑夜掘之欲掘時必有虎來吼擲前後不足畏此虎之鬼也深二尺當得物如琥珀蓋虎目光淪入地所為也出西陽雜俎

### 卷二百二十八

### 博戲類一

### 羊玄保



宋文帝善奕碁常與太平羊玄保碁玄保戲賭得宣城太守當救除以為虛受

出談藝

### 王積薪

玄宗南狩百司奔赴行在翰林善碁者王積薪從焉蜀道隘狹每行旅止息道中之郵亭人舍多為尊官有力之所先積薪棲無所入因沿溪深遠寓宿於山中孤姥之家但有婦姑皆闔戶止給水火纔寢婦姑皆闔戶而休積薪棲于簷下夜闌不寢忽聞堂內姑謂婦曰良宵無以適興與子圍碁一賭可乎婦曰諾積薪私心奇之堂內素無燈燭又婦姑各在東西室積薪乃附耳門扉俄聞婦曰起東五南九置子矣姑應曰東五南十二置子矣婦又曰起西八南十置子矣姑又應曰西九南十置子矣每置一子皆良久思唯夜將盡四更積薪一一密記其下止三十六忽聞姑曰子已敗矣吾止勝九枰耳婦亦甘焉積薪遲明具衣冠請問孤姥曰爾可率已之意而按局置子焉積薪即出囊中局盡平生之祕妙而布子未及十數孤姥顧謂婦曰是子可教以常勢耳婦乃指示攻守殺奪救應防拒之法其意甚略積薪即更求其說孤姥笑曰止此亦無敵於人間矣積薪虔謝而別行十數步再詣則失向來之室閭矣自是積薪之藝絕無其倫即布所記婦姑對敵之勢罄竭心力較其九枰之勝終不得也因名鄧艾開蜀勢至今碁圖有焉而世人終莫得而解矣

出集異記

### 一行

一行本不解奕碁。因會燕公宅觀王積薪碁一局。遂與之敵。笑謂燕公曰。此但爭先耳。若念貧道四句乘除語。則人人為國手。晉羅什與人碁。拾敵死子。空處如龍鳳形。或言王積薪對玄宗碁。局畢。悉持出。出百陽雜俎

### 韋延祐

韋延祐。圍碁與李士秀敵手。士秀惜其名。不肯先。寧輸延祐籌。終饒兩路。延祐本應明。經舉道過大梁。其護戎知其善碁。表進之。遂因言江淮足碁人。就中奕碁明經者多解。

出嘉話錄

### 日本王子

大中中。日本國王子來朝。獻寶器。音樂上設百戲珍饌。以禮焉。王子善圍碁。上敕待詔顏師言對手。王子出楸玉碁局。冷暖玉碁子。云本國之東三萬里有集真島。島上有疑霞臺。臺上有手譚池。池中出玉子。不由製度。自然黑白分明。冬溫夏冷。故謂之冷暖玉。更產如楸玉。狀類楸木。琢之為碁局。光潔可鑑。及師言與之敵手。至三十三下。勝負未決。師言懼辱君命。而汗手凝思。方敢落指。即謂之鎮神頭。乃是解兩征勢也。王子瞪目縮臂。已伏不勝。迴話鴻臚曰。待詔第幾手耶。鴻臚詭對曰。第三手也。師言實稱國手。王子曰。願見第一。曰。王子勝。第三方得見第二。勝。第二得見第一。今欲躁見第一。其可得乎。王子掩局而吁曰。小國之第一。不如大國之第三。信矣。今好事者。尚有願師言三十

三下鎮神頭圖出桂陽編

彈碁

漢成帝

漢成帝好蹇鞠。羣臣以蹇鞠勞體非尊者所宜。帝曰：朕好之。可擇似而不勞者奏之。劉向奏：彈碁以獻。上悅。賜之青羔裘、紫絲履。服以朝。觀出小

魏文帝

彈碁。魏宮內用裝碁戲也。文帝為之特妙。用手巾角拂之。無不中者。有客自云：能。帝使為之。客著葛巾角。低頭拂碁。妙殆踰於帝。出世說

又文帝嘗云：予於他戲弄之事。少所喜。唯彈碁略盡其妙。少時嘗為之賦。昔京師妙工有二。馬合卿侯東方。世安張公子。常恨不得與之對也。今彈碁用碁二十四色。色別貴賤。又魏戲法。先立一碁於局中。餘者間白黑圓繞之。十八籌成都。出世說

藏鈎

舊言藏鈎起於鈎弋。蓋依辛氏三秦記云：漢武鈎弋。夫人手拳。時人倣之。目為藏鈎也。殷敬順敬訓曰：張與樞同。眾人分曹。手藏物探取之。又令藏鈎。刺一人則來往於兩朋。謂之藏鴟。風土記曰：藏鈎之戲。分二曹以較勝負。若人偶則敵對。若奇則使一人為游附。或屬上曹。或屬下曹。為飛鳥。又令為此戲。必於正月。據風土記。在臘祭後也。庾闡藏

鈞賦云。予以臘後。命中外以行鈞為戲矣。

出酉陽雜俎

### 桓玄

殷仲堪與桓玄共藏鈞。一朋百籌。桓朋欲不勝。唯餘虎探在。顧愷之為殷仲堪參軍。屬病疾在廨。桓遣信請顧起病。令射取虎探。即來坐定。語顧云。君可取鈞。顧答云。賞百匹布。顧即取得鈞。桓朋遂勝。出渚宮故事

### 高映

舊說藏彊。令人生離。或言占語有微也。舉人高映。善意彊。段成式常於荊州藏鈞。每曹五十餘人。十中其九。同曹鈞亦知其處。當時疑有他術。訪之映言。但意舉止辭色。若察

囚視盜也。

出酉陽雜俎

### 石曼

山人石曼。尤妙打彊。與張又新兄弟善。暇夜會客。因試其意。彊注之必中。張遂真鈞於巾篋中。曼良久笑曰。盡張空拳。有頃眼鈞在張君幞頭左翅中。其妙如此。曼後居揚州。段成式因識之。曾祈其術。石謂成式可先畫人首數十。遣胡越異貌。辯其相當。授疑其見給。竟不及畫。出酉陽雜俎

### 雜戲

武帝時。郭舍人善投壺。以竹為矢。不用棘也。古之投壺。取中而不求還。故實小豆於中。



恐其矢躍而出也。郭舍人則激矢令還一矢百餘反。謂之為驍言。如博之昇。碁於輩中。為驍傑也。每為武帝投壺。輒賜金帛。出西京雜俎

小戲中於要局一枰。各布五子角。遲速名蹇融。段成式讀座右方。為之蹇戎。出酉陽雜俎

貞元中。董叔儒進博局。并經一卷。頗有新意。不行於時。洛陽令崔師本。又好為古文樗蒲。其法三分其子。三百六十。限以二關。人執六馬。其骰五枚。分上為黑。下為白。黑者刻

二為犢。白者刻二為雉。擲之全黑。乃為盧。其彩十六。二雉三黑為雉。其彩十四。二犢三

白為犢。其彩十。全白為白。其彩八。四者貴彩也。開為十二。塞為十一。塔為五。禿為四。梟

為二。擲為三。二六者雜彩也貴彩得連擲。得打馬。得過關。餘彩則否。新加進六兩彩。出國史補

貞元中。有杜勸好長行。皆有佳名。各記有輕妙。夏中用者為冷子。取其似蕉葛之輕健

而名之。出嘉話錄

今之博戲。有長行。最盛。其具有局。有子。子黑黃各十五。擲采之骰有二。其法生於握梁

變於雙六。天后嘗夢雙六不勝。狄梁公言。宮中無子是也。後人新意。長行出焉。又有小

雙六圍透。大點小點。遊談鳳翼之名。然無如長行也。監險易者。喻時事焉。適變通者。方

易象焉。王公大人。頗或耽翫。至於廢慶弔。忘寢食。及博徒用之。於是彊各爭勝。謂之撥

零。假借分畫。謂之囊家。囊家什一而取。謂之乞頭。有通宵而戰者。有破產而輸者。其工

者。近有譚鎬。崔師本。首出圍碁。次於長行。其工者。近有韋延祐。楊元。首出如彈碁之戲

甚古。法雖設。鮮有為之。其工者。近有吉達高越首出焉。出國火補

卷二百二十九 器玩類一

周穆王

周穆王時。西戎獻玉杯。光照一室。置杯于中庭。明日水滿。杯香而甘美。斯仙人之器也。

出十洲記

周靈王

周靈王二十三年。起昆陽臺。渠胥國來獻玉駱駝。高五尺。琥珀鳳凰。高六尺。大齊鏡。高三尺。暗中視物如晝。向鏡則聞影應聲。周人見之如神。靈王末不知所之。出王子年拾遺

王子喬

王子喬墓在京陵。戰國時有人盜發之。都無見。惟有一劍懸在壙中。欲取而劍作龍虎之聲。遂不敢近。俄而徑飛上天。神仙經云。真人去世。多以劍代。五百年後。劍亦能靈化。此其驗也。出世說

方丈山

方丈山。一名蠻稚。東有龍場千里。玉瑤為林。龍常闢此處。膏血如流水。膏色黑者。著地堅疑如漆。而有紫光。可為寶器。出王子年拾遺記

昆吾山

昆吾山。其下多赤金。色如火。昔皇帝伐蚩尤。陳兵於此。地掘探百丈。猶未及泉。唯見火光如星。地中多丹。鍊石為銅。銅色青而利。泉色赤。山草木皆勁利。土亦剛而精。至越王句踐使工人以白牛馬祠昆吾之神。採金鑄之。以成八劍。一名掩日。以之指日。則光晝暗。金陰物也。陰盛則陽滅。一名斷水。以之畫水。開而卽不合。三名轉魄。以之指月。則蟾兔為之側轉。四名懸翦。飛鳥遊蟲。遇觸其刃。如斬截焉。五名驚鯢。以之泛海。則鯨鯢為之深入。六名滅魂。挾之夜行。不逢魑魅。七名却邪。有妖魅者。見之則止。八名真剛。以之切玉斷金。如刻削土木矣。以應八方之氣。鑄之者。王子年拾遺記

### 漢太上皇

漢太上皇微時。常佩一刀。長三尺。上有銘。其字雖難識。疑是殷高宗伐鬼方時作此物也。太上皇遊豐沛山澤中。窮谷裏有人。歐冶鑄。上皇息其傍。問曰。此鑄何器。工人笑而答曰。為天子鑄劍。勿泄言。上皇謂為戲言。了無疑色。工曰。今所鑄鐵鋼礪難成。若得翁腰間佩刀。雜而冶之。卽成神器。可以尅定天下。星精為輔佐。以殲三猾。水衰火盛。此為異兆也。上皇曰。余有此物。名為匕首。其利難傳。水斷虬龍。陸斬虎兕。魑魅魍魎。莫能逢之。削玉鑄金。其刀不卷。工人曰。若不得此匕首。以和鑄。雖歐冶專精。越工砥錐。終為鄙器。上皇卽解腰間匕首。以投於鑪中。俄而烟焰衝天。日為之晝闇。及乎劍成。殺三牲。蒙祭之。鑄工問上皇。何時得此匕首。曰。秦昭襄王之時。余行逢一野人。於路授余云。殷時

靈物。世世相傳。上有古書。記其年月及劍成。工人規之。其銘面存。叶其疑也。工人卽持劍授上皇。上皇以賜高祖。高祖長佩於身。以殲三猾。及天下已定。授呂后藏於寶庫之中。守藏者見白氣如雲。出於戶外。如龍蛇。改其庫名曰靈金藏。及諸呂擅權。白氣亦滅。及惠帝卽位。以此庫貯禁兵器。改曰靈金內府。出王子年拾遺記

又漢帝相傳。以秦王子嬰所奉白玉璽。高祖斬白蛇劍。劍上皆用其綠珠。九華玉以為飾。雜廁五色琉璃為劍匣。劍在室中。其光景猶照於外。與挺劍不昧。十二年一加磨礱。刃上常若霜雪。開匣板鞘。輒有風氣光彩射人。出百陽雜俎

### 漢武帝

孫氏應瑞圖。六神鼎者。文質精也。知吉凶。知存亡。能輕能重。能息能行。不灼自沸。不汲自滿。中生五味。王者興則出。衰則去。說苑云。孝武時。汾陰人得寶鼎。獻之甘泉宮。羣臣畢賀。上壽曰。陛下得周鼎。侍中吾丘壽王曰。非周鼎。上召問之。有說則生。無說則死。壽王對曰。周德者。始於天。授成於文武。顯於周公。德澤上暢於天。下漏三泉。上天報應。鼎為周出。今漢繼周德。顯行六合。和同。至陛下之身而逾盛。天瑞並至。昔秦始皇親求鼎於彭城而不得。天昭有德。神寶自至。此天所以遺漢。乃漢鼎。非周鼎也。上曰善。魏文帝典論亦云。墨子曰。昔夏后啓。使飛廉折金。以精神於昆吾。使翁乙灼自若之龜。鼎成。四定而方。不灼自烹。不舉自滅。不遷自行。拾遺錄云。周末大亂。九鼎飛入天池。末世書



論云。入泗水。聲轉謬焉。出小

輕玉磬

漢武帝起招仙閣於甘泉宮西。其上懸浮金輕玉之磬。浮金者。自浮水上。輕玉者。其質

貞明而輕也。出洞

李夫人

漢武帝過李夫人。就取玉簪。拵頭。自此宮人檢頭。皆用玉簪。玉倍貴焉。又以象牙為篋

賜李夫人。出小

吉光裘

漢王莽時。西戎獻吉光裘。入水數日不濡。入火不焦。元鳳不道之時。服此裘。以視朝焉。

出十洲記

西毒國

漢武帝時。西毒國獻連環羈。皆以白玉作之。瑪瑙石為勒。白光琉璃為鞍。安在暗室中。

嘗照十餘丈。其光如晝。西京雜記

桂宮

漢武帝為七寶牀。雜寶案。雜寶屏風。雜寶帳。設於桂宮。時人謂之四寶宮。出西京雜記

西湖渠王

漢武帝塚裏先有五箱瑤杖各一。是西胡渠王所獻。帝平素常玩之。後有人扶風鄆市買得二物。帝左右識而認之。說賣者形狀。乃帝也。出異苑

漢宣帝

漢綠女。常以七月七日夜穿七針於開襟樓。俱以習之。宣帝被收。繫郡邸獄。臂上猶帶史良娣合米。婉轉絲繩。係身毒國寶鏡一枚。大如八銖錢。舊傳此鏡照見妖魅。得佩之者。為天神所福。故宣帝從危獲濟。及即大位。每持此鏡。感咽移辰。常以琥珀筭盛之。緘以戚里織成。一曰斜紋織成。宣帝崩。不知所在。出西京雜記

劉表

劉表跨有南土。子弟驕貴。並好酒。為三爵。大曰伯雅。受七升。次曰仲雅。受六升。次曰季雅。受五升。出魏文典論

雅受五升。出魏文典論

卷二百三十

器玩類二

蘇威

隋僕射蘇威有鏡。殊精好。日月蝕。既鏡亦昏黑。無所見。威以左右所污。不以為意。他日。月蝕半缺。其鏡亦半昏如之。於是始寶藏之。後櫃中有聲如雷。尋之。乃鏡聲。無何而子夔死。後又有聲。而威敗。其後不知所在。出傳記

玉度

隋汾陰侯生。天下奇士也。王度常以師禮事之。臨終贈度以古鏡曰。持此則百邪遠人。度受而寶之。鏡橫徑八寸。鼻作麒麟蹲伏之象。遠鼻列四方。龜龍鳳虎依方陳布。四方外又設八卦。卦外置十二辰位。而具畜焉。辰畜之外。又置二十四字。周遠輪廓。文體似隸。點畫無缺。而非字書所有也。侯生云。二十四氣之象形。承日照之。則背上文畫。墨入影內。纖毫無失。舉而扣之。清音徐引。竟日方絕。嗟乎。此則非凡鏡之所同也。宜其見賞高賢。自稱靈物。侯生常云。昔者吾聞黃帝鑄十五鏡。其第一橫徑一尺五寸。法滿月之數也。以其相差。各拔一寸。此第八鏡也。雖歲祀攸遠。圖書寂莫。而高人所共。不可誣矣。昔楊氏納環。累代延慶。張公喪劍。其身亦終。今度遭世擾攘。居常鬱悒。王室如燬。生涯何地。寶鏡復去。哀哉。今具其異跡。列之於書。後世數千載之下。倘有得者。知其所由耳。大業七年五月。度自御史罷歸河東。適遇侯生卒。而得此鏡。至其年六月。度歸長安。至長樂坡。宿於主人程雄家。雄新受寄一婢。頗甚端麗。名曰鸚鵡。度既稅駕。將整冠履。引鏡自照。鸚鵡遙見。即便叩首流血云。不敢住。度因召主人問其故。雄云。兩月前。有一客攜此婢從東來。時婢病甚。客便寄留云。還日當取。此不復來。不知其婢由也。度疑精魅。引鏡逼之。便云乞命。即變形。度即掩鏡曰。汝先自斂。然後變形。當捨汝命。婢再拜自陳云。某是華山府君。廟前長松下千歲老狸。大行變惑。罪合至死。遂為府君捕逐。逃於河渭之間。為下邳陳思恭義女。蒙養甚厚。嫁鸚鵡。與同鄉人柴華。鸚鵡與華意不相愜。逃

而東出韓城縣。為行人李无傲所執。无傲羸暴丈夫也。遂將鸚鵡遊行數歲。昨隨至此。忽爾見留。不意遭逢天鏡。隱形無路。度又謂曰。汝本老狐。變形為人。豈不害人也。婢曰。變形事人。非有害也。但逃匿幻惑神道所惡。自當至死耳。度又謂曰。欲捨汝可乎。鸚鵡曰。辱公厚賜。豈敢忘德。然天鏡一照。不可逃形。但久為人形。羞復故體。願緘於匣。許盡醉而終。度又謂曰。緘鏡於匣。汝不逃乎。鸚鵡笑曰。公適有美言。尚許相捨。緘鏡而走。豈不終恩。但天鏡一臨。竄跡無路。惟希數刻之命。以盡一生之歡耳。度登時為匣鏡。又為致酒。悉召雄家鄰里與宴。謔婢頃大醉。奮衣起舞而歌曰。寶鏡寶鏡。哀哉予命。自我離形。于今幾姓。生雖可樂。死必不傷。何為眷戀。守此一方。歌訖再拜。化為老狸而死。一座驚歎。大業八年四月一日。太陽虧度。時在臺直。晝卧廳閣。覺日漸昏。諸吏告度。以日蝕甚。整衣時。引鏡出。自覺鏡亦昏昧。無復光色。度以寶鏡之作。合於陰陽光景之妙。不然。豈合以太陽失曜。而寶鏡亦無光乎。歎怪未已。俄而光彩出。日亦漸明。比及日復。鏡亦精明如故。自此之後。每月日薄蝕。鏡亦昏昧。其年八月十五日。友人薛使者。獲一銅劍。長四尺。劍連於靶。靶盤龍鳳之狀。左文如火焰。右文如水波。光彩灼爍。非常物也。俠持過度。曰。此劍俠常試之。每月十五日。天地清明。置之暗室。自然有光。傍照數丈。俠持之。有日月矣。明公好奇愛古。如飢如渴。願與君今夕一試。度喜甚。其夜果遇天地清霽。密閉一室。無復脫隙。與俠同宿。度亦出寶鏡。置于座側。俄而鏡上吐光明。照一室。相視如



畫劍橫其側。無復光彩。俠大驚曰。請內鏡於匣。度從其言。然後劍乃吐光。不過一二尺耳。俠撫劍歎曰。天下神物。亦有相伏之理也。是後每至月望。則出鏡於暗室。光嘗照數丈。若月影入室。則無光也。豈太陽太陰之耀。不可敵也乎。其年冬。兼著作郎。奉詔撰國史。欲為蘇綽立傳。度家有奴曰豹。生年七十矣。本蘇氏部曲。頗涉史傳。略解屬文。見度傳草。因悲不自勝。度問其故。謂度曰。豹生常受蘇公厚遇。今見蘇公言驗。是以悲耳。郎君所有寶鏡。是蘇公友人河南苗季子所遺。蘇公愛之甚。蘇公臨亡之歲。戚戚不樂。常召苗生謂曰。自度死日不久。不知此鏡當入誰手。今欲以著筮一卦。先生幸觀之也。便顧豹生取著。蘇公自揲布卦。卦訖。蘇公曰。我死十餘年。我家當失此鏡。不知所在。然天地神物。動靜有徵。今河汾之間。往往有寶氣。與卦兆相合。鏡其往彼乎。季子曰。亦為人所得乎。蘇公又詳其卦云。先入侯家。復歸王氏。過此以往。莫知所之也。豹生言訖。涕泣。度問蘇氏。果云舊有此鏡。蘇公薨後。亦失所在。如豹生之言。故度為蘇公傳。亦具言其事於末篇。論蘇公著筮絕倫。默而獨用。謂此也大業九年正月朔旦。有一胡僧行乞而至。度家弟勅出見之。覺其神彩不俗。更邀入室。而為具食。坐語良久。胡僧謂勅曰。檀越家似有絕世寶鏡也。可得見耶。勅曰。法師何以得知之。僧曰。貧道受明錄秘術。頗識寶氣。檀越宅上。每日常有碧光連日。絳氣屬月。此寶鏡氣也。貧道見之兩年矣。今擇良日。故欲一觀。勅出之。僧跪捧欣擢。又謂勅曰。此鏡有數種靈相。皆當未見。但以金

膏塗之珠粉拭之舉以照日必影徹牆壁僧又歎息曰更作法試應照見腑臟所恨卒無藥耳但以金烟薰之玉水洗之復以金膏珠粉如法拭之藏之泥中亦不悔矣遂留金烟玉水等法行之無不獲驗而胡僧遂不復見其年秋度出兼芮城令令廳前有一棗樹圍可數丈不知幾百年矣前後令至皆祠謁此樹否則殃禍立及也度以為妖由人興淫祀宜絕縣吏皆叩頭請度度不得已為之以祀然陰念此樹當有精魅所託人不能除養成其勢乃密懸此鏡於樹之間其夜二更許聞其廳前磊落有聲若雷霆者遂起視之則風雨晦暝纏繞此樹電光晃耀忽上忽下至明有一大蛇紫鱗赤尾綠頭白角額上有王字身被數創死於樹度便下收鏡命吏出蛇焚於縣門外仍掘樹樹心有一穴於地漸大有巨蛇蟠泊之跡既而坟之妖怪遂絕其年冬度以御史帶芮城令持節河北道開倉糧賑給陝東時天下大飢百姓疾病滿陝之間癘疫尤甚有河北人張龍駒為度下小吏其家良賤數十口一時遇疾度憫之齋此入其家使龍駒持鏡夜照諸病者見鏡皆驚起云見龍駒持一月來相照光陰所及如水著體冷徹腑臟即時熱定至晚並愈以為無害於鏡而所濟於衆令密持此鏡遍巡百姓其夜鏡於匣中冷然自鳴聲甚徹遠良久乃止度心獨怪明早龍駒來謂度曰龍駒昨忽夢一人龍頭蛇身朱冠紫服謂龍駒我即鏡精也名曰紫珍常有德於君家故來相託為我謝王公百姓有罪天與之疾奈何使我反天救物且病至後月當漸愈無為我苦度感其靈怪因

此誌之。至後月病果漸愈。如其言也。大業十年。度弟勣自六合承棄官歸。又將過遊山水。以為長往之策。度止之曰。今天下向亂。盜賊充斥。欲安之乎。且吾與汝同氣。未嘗遠別。此行也。似將高蹈。昔尚子平遊五嶽。不知所之。汝若追踵前賢。吾所不堪也。便涕泣對勣。勣曰。意已決矣。必不可留。凡今之達人。當無所不體。孔子曰。匹夫不奪其志矣。人生百年。忽同過隙。得情則樂。失志則悲。安遂其欲。聖人之義也。度不得已。與之決別。勣曰。此別也。亦有所求。凡所寶鏡。非塵俗物也。勣將抗志雲路。棲蹤烟霞。欲凡以此為贈。度曰。吾何惜於汝也。即以與之。勣得鏡遂行。不言所適。至大業十三年夏六月。始歸長安。以鏡歸。謂度曰。此鏡真寶物也。辭兄之後。先遊嵩山。少室。降石梁。坐玉壇。屬日暮。遇一嵌巖。有一石堂。可容三五人。勣棲息止焉。月夜二更後。有兩人。一貌胡鬚眉皓而瘦。稱山公。一面闊白鬚眉長黑而矮。稱毛生。謂勣曰。何人斯居也。勣曰。尋幽探穴訪奇者。二人坐與勣談久。往往有異義出於言外。勣疑其精怪。引手潛後。開匣取鏡。鏡光出而二人失聲俯伏。矮者化為龜。胡者化為猿。懸鏡至曉。二身俱殞。龜身帶綠毛。猿身帶白毛。卽入箕山。渡潁水。歷太和。視玉井。井傍有池水。湛然綠色。問樵夫曰。此靈湫耶。村閭每八節祭之。以祈福祐。若一祭有闕。卽池水出黑雲。大雷。浸堤壞阜。勣引鏡照之。池水沸湧。有雷如震。忽爾池水騰出。池中不遺涓滴。可行二百餘步。水落於地。有一魚可長丈餘。麤細大於臂。首紅額白。身作青黃間色。無鱗。有涎。龍行蛇角。嘴尖狀如鱗魚。動而

有光在于泥水。困而不能遠去。勣謂鮫也。失水而無能為耳。刃而為炙。甚膏有味。以充數朝口腹。遂出於宋汴。汴主人張珂家。有女子患病。入夜哀痛之聲。實不堪忍。勣問其故。病來已經年歲。白日即安。夜常如此。勣停一宿。及聞女子聲。遂開鏡照之。痛者曰。戴冠郎被殺。其病者牀下有雄鷄死矣。乃是主人七八歲老鷄也。遊江南。將渡廣陵。揚子大江忽暗。雲覆水。黑風波湧。舟子失容。慮有覆沒。勣攜鏡上舟。照江中數步。明朗徹底。風雲四斂。波濤遂息。須臾之間。達濟天塹。躋攝山麴芳嶺。或攀絕頂。或入深洞。逢其羣鳥環人而噪。數能當路而躡。以鏡揮之。熊鳥奔駭。是時利涉浙江。遇潮出海。濤聲振吼。數百里而聞。舟人曰。濤既近。未可渡南。若不迴舟。吾輩必葬魚腹。勣出鏡照江波。不進。屹如雲立。四面江水豁開。五十餘步。水漸清淺。鼃鼃散走。舉帆翩翩。直入南浦。然後却視。濤波洪湧。高數十丈。而至所渡之所也。遂登天臺。周覽洞壑。夜行佩之山谷。去身百步。四面光徹。纖微皆見。林間宿鳥驚而亂飛。還履會稽。逢畏人張始鸞。授勣周顛九章。及明堂六甲之事。與陳永同歸。更遊豫章。見道士許藏祕。云是旌陽七代孫。有咒登刀履火之術。說妖怪之次。更言豐城縣倉督李慎家。有三女。遭魅病。人莫能識。藏祕療之。無效。勣故人曰趙丹。有才器。任豐城縣尉。勣因過之。丹命祇承人指勣停處。勣謂曰。欲得倉督李敬慎家居止。丹遽命敬為主禮。勣因問其故。敬曰。三女同居堂內閣子。每至日晚。即靚粧銜服。黃昏後即歸所居閣子。滅燈燭。聽之。竊與人言笑聲。及至曉。眠非喚不



覺。日漸瘦不能下食。制之不令粧梳。卽欲自縊投井。無奈之何。勅謂敬曰。引示閣子之處。其閣東有窓。恐其門閉。固而難啓。遂晝日先刻斷窓樅四條。却以物支拄之。如舊。至日暮。敬報勅曰。粧梳入閣矣。至一更聽之。言笑自然。勅拔窓樅子。持鏡入閣照之。三女叫云。殺我婿也。初不見一物。縣鏡至明。有一鼠狼。首尾長一尺三四寸。身無毛齒。有一老鼠。亦無毛齒。其肥大可重五斤。又有守宮。大如人手。身披鱗甲。煥爛五色。頭上有兩角。長可半寸。尾長五寸已上。尾頭一寸色白。並於壁孔前死矣。從此疾愈。其後尋真至廬山。婆娑數月。或棲息長林。或露宿草莽。虎豹接尾。豺狼連跡。舉鏡視之。莫不竄伏。廬山處士蘇賓。奇識之士也。洞明易道。藏往知來。謂勅曰。天下神物。必不久居人間。今宇宙喪亂。他鄉未必可止。吾子此鏡尚在。足以衛。幸速歸家鄉也。勅然其言。卽時北歸。便遊河北。夜夢鏡謂勅曰。我蒙卿兄厚禮。今當捨人間遠去。欲得一別。卿請早歸。長安也。勅夢中許之。及曉獨居思之。恍恍發悸。卽時西首秦路。今既見。凡勅不負諾矣。終恐此靈物亦非凡所有。數月勅還河東。大業十三年七月十五日。匣中悲鳴。其聲纖遠。俄而漸大。若龍咆虎吼。良久乃定。開匣視之。卽失鏡矣。出異聞集

卷二百三十一

器玩類三

張華

晉張華生挺聰慧。好觀奇異圖緯之學。捃拾天下遺逸。自書契之始。考驗神怪。及世間

里間所說撰博物志四百卷。奏武帝。帝曰。卿才十倍。萬代博識。無倫。記事採言。多所浮妄。宜刪翦。無據。以見成文。昔仲尼刪詩書。及鬼神幽昧之事。不言怪力亂神。今見卿此志。驚所未聞。異所未見。將繁于耳目也。可更芟截。浮疑。分為十卷。即于御前。賜青鐵硯。此鐵。是于闐國所獻。鑄為硯。又賜麟角管。此遼西國所獻也。側理紙。萬番。南越所獻也。漢言陟釐。陟釐與側理相亂。南人以海苔為紙。其理縱橫斜側。因為名焉。出王子年拾遺

晉惠帝

晉惠帝元康三年。武庫火。燒漢高祖斬白蛇劍。孔子履。咸見此劍穿屋飛去。莫知所向。

出異苑

許遜

西晉末。有旌陽縣令許遜者。得道于豫章西山。江中有蛟蜃為患。旌陽没水。拔劍斬之。後不知所在。頃漁人網得一石。甚鳴。擊之。聲聞數十里。唐朝趙王為洪州刺史。破之。得劍一雙。視其銘。一有許旌陽字。一有萬仞字。萬仞師出焉。出朝野僉載

陶貞白

梁陶貞白所著太清經。一名劍經。凡學道術者。皆須有好劍。鏡隨身。又說干將莫耶劍。

皆以銅鑄。非鐵也。出尚書故實

又貞白隱居貝都山中。嘗畜二刀。一名善勝。一名寶勝。往往飛去。人望之。如二條青蛇。

本傳具載出芝田錄

張祖宅

唐乾封年中有人于鎮州東野外見二白兔捕之忽却入地絕跡不見乃于入處掘之纔三尺許獲銅劍一雙古制殊妙于時長吏張祖宅以聞出朝野僉載

唐儀

唐上元年中令九品以上佩刀礪等袋彩腕為魚形結帛作之取魚之象強之兆也至天后朝乃絕景雲之後又復前飾出朝野僉載

唐中宗

唐中宗令揚州造方丈鏡鑄銅為桂樹金花銀葉帝每常騎馬自照人馬並在鏡中出朝野僉載

宋青春

唐開元中河西騎將宋青春曉果暴戾為眾所推西戎嘗歲犯邊境青春每臨陣必獨運劍大呼執馘而旋未嘗中鋒鏑西戎憚之一軍咸賴焉後吐蕃大北獲生口數千里帥令譯問衣大虫皮者爾何不能害之答曰但見青龍突陣而來兵刃所及若叩銅鐵以為神助將軍也青春乃知劍之靈青春死後劍為瓜州刺史李廣琛所得或風雨後迸光出室環燭方丈哥舒翰鎮西涼知之求易以他寶廣琛不與因贈之詩曰刻舟尋

已化彈鈇未酌恩。出西陽雜俎

### 武勝之

唐開元末太原武勝之為宣州司士。知靜江事。忽于灘中見雷公。踐微雲。逐小黃蛇。盤繞灘上。靜江夫戲投以石。中蛇鏗然作金聲。雷公乃飛去。使人往視得一銅劍。上有篆許旌陽斬蛟第三劍云。出廣異記

### 李守泰

唐天寶三載五月十五日揚州進水心鏡一面。縱橫九寸。青瑩耀日。背有盤龍。長三尺四寸五分。勢如生動。玄宗覽而異之。進鏡官揚州參軍李守泰曰。鑄鏡時有一老人。自稱姓龍名護。鬚髮皓白。眉如絲。垂下至肩。衣白衫。有小童相隨。年十歲。衣黑衣。龍護呼為玄冥。以五月朔忽來。神采有異。人莫之識。謂鏡匠呂暉曰。老人家住近。聞少年鑄鏡。暫來寓目。老人解造真龍。欲為少年制之。頗將愜于帝意。遂令玄冥入爐所。扃閉戶牖。不令人到。經三日三夜。門左洞開。呂暉等二十人于院內搜覓。失龍護及玄冥所在。鏡爐前獲素書一紙。文字小隸。云。鏡龍長三尺四寸五分。法三才。象四氣。稟五行也。縱橫九寸。類九州分野。鏡鼻如明月珠焉。開元皇帝聖通神靈。吾遂降祉。斯鏡可以辟邪。鑿萬物。秦始皇之鏡。無以加焉。歌曰。盤龍盤龍。隱于鏡中。分野有象。變化無窮。興雲吐霧。行雨生風。上清仙子。來獻聖聰。呂暉等遂移鏡爐置船中。以五月五日午時。乃于揚子



江鑄之未鑄前。天地清謐。興造之際。左右江水。忽高三十餘尺。如雪山浮江。又聞龍吟。如笙簧之聲。達于數十里。稽諸古老。自鑄鏡以來。未有如斯之異也。帝詔有司。別掌此鏡。至天寶七載。秦中大旱。自三月不雨。至六月。帝親幸龍堂。祈之不應。問昊天觀道士葉法善曰。朕敬事神靈。以安百姓。今亢陽如此。朕甚憂之。親臨祈禱。不雨何也。卿見真龍否乎。對曰。臣亦曾見真龍。臣聞畫龍四肢骨節。一處得似真龍。即便有感應。用以祈禱。則雨立降。所以未靈驗者。或不類真龍耳。帝即詔中使孫知古。引法善于內庫徧視之。忽見此鏡。遂還奏曰。此鏡龍真龍也。帝幸凝陰殿。并召法善祈鏡。龍頃刻間。見殿棟有白氣兩道。下近鏡。龍鼻亦有白氣。上近梁棟。須臾充滿殿庭。徧散城內。甘雨大澍。凡七日而止。秦中大熟。帝詔集賢待詔吳道子。圖寫鏡龍。以賜法善。出異聞錄

### 陳仲躬

唐天寶中。有陳仲躬。家居金陵。多金帛。仲躬好學。修詞未成。攜數千金。于洛陽青化里。假居一宅。有井甚大。常溺人。仲躬亦知之。以靡有家室。無所懼。仲躬常習學。不出月餘。日有隣家取水。女可十數。歲怪。每日來于井上。則逾時不去。忽墜井而死。井水深。經宿方索得尸。仲躬異之。間日窺于井上。忽見水中一女子。其形狀少麗。依時樣粧飾。以目仲躬。凝睇之際。以紅袂半掩其面。微笑妖冶之姿。出于世表。仲躬神魂恍惚。若不支持。乃嘆曰。斯為溺人之由也。遂不顧而退。後數月。炎旱。此井水不減。忽一日水竭。清旦有

人叩門云。敬元穎請謁仲躬命入。乃井中所見者。衣緋綠之衣。其裝飾鉛粉。悉時製耳。仲躬與坐。訊曰。卿何以殺人。元穎曰。妾非殺人者。此井有毒龍。自漢朝絳侯居于茲。遂穿此井。洛城內有五毒龍。斯其一也。緣與太一左右侍龍相得。每為蒙蔽。天命追徵。多託故不赴集。好食人血。自漢以來。殺三千七百人矣。而水不耗涸。某乃國初方墜于井。遂為龍所驅使。為妖惑以誘人。用供龍所食。甚于辛苦。情所非願。昨為太一使者交替。天下龍神。盡須集駕。昨夜子時。已朝太一矣。兼為河南旱勸責。三數日方回。今井內已無水。君子誠能命匠淘之。則獲脫斯難矣。若然。願終君子一生奉養。世間之事。無不致言。訖便失所在。仲躬當時即命匠。命一親信與匠同入井。囑曰。但見異物。即收。至底無別物。唯獲古銅鏡一枚。濶七寸七分。仲躬令洗淨。貯匣內。焚香以奉之。斯所謂敬元穎也。一更後。元穎忽自門而入。直造燭前設拜。謂仲躬曰。謝生成之恩。照濁泥之下。某昔本師曠所鑄十二鏡之第七者也。其鑄時。皆以日月為大小之差。元穎則七月七日午時鑄者也。貞觀中。為許敬宗婢蘭茗所墮。以此井水深。兼毒龍氣所苦。人入者悶絕。故不可取。遂為毒龍所役。幸遇君子正直者。乃獲重見人間耳。然明晨內。望君子移出此宅。仲躬曰。某已用錢僦居。今移出。何以取措足之所。元穎曰。但請君子飾裝。一無憂也。將辭去。仲躬復留之。問曰。汝安得有紅綠脂粉狀乎。對曰。某變化無常。非可具述。言訖。即無所見。明旦忽有牙人叩戶。兼領宅主來。謂仲躬便請移居。井夫役並足。未到齋時。

前至立德坊一宅中。其大小價數一如清化者。其牙人云。價直契本。一無遺缺。並交割訖。後三日。其清化宅井。無故自崩。兼延及堂隅東廂。一時陷地。仲躬後文戰累勝。為大官。有所要事。未嘗不如遺宅之効也。其鏡背有三十八字。皆科斗書。以今文推而寫之。曰。維晉新公。二年七月七日午時。于首陽山前。白龍潭。鑄成此鏡。千年在世。于背上環書一字。管天文列宿。依方列之。則左有日。而右有月。龜龍虎雀。並如其位于鼻四旁。題云。夷則之鏡。出博異志

### 曹王臯

唐嗣曹王臯。有巧思。精于器用。為邢州節度使。有羈旅士人。懷二羯鼓棊。欲求通謁。先啓于賓府。賓府觀者咸訝。議曰。豈足尚耶。對曰。但啟之尚書。當解矣。及見臯。捧而嘆曰。不意今日獲逢至寶。指其鋼勻之狀。賓佐唯唯。或復非之。臯曰。諸公心未信乎。但取食棊。自選其極平正者。令置棊于棊心。以油注棊中。棊滿而油無涓滴滲漏。臯曰。此必開元天寶中供御棊。不然。無以至此。問其所自。士人曰。某先人在黔中。得于高力士之家。眾方深伏。賓府又潛問士人。宜償幾何。士人曰。不過三萬。及遺金帛器皿。其直果稱是。

焉。出羯鼓錄

### 漁人

蘇州太湖入松江口。唐貞元中。有漁人載小網數船。共十餘人。下網取魚。一無所獲。網

中得物。乃是鏡而不甚大。漁者念其無魚。棄鏡于水。移船下網。又得此鏡。漁人異之。遂取其鏡視之。纔七八寸。照形悉見。其筋骨腑臟。潰然可惡。其人悶絕而倒。眾人大驚。其取鏡鑿形者。卽時皆倒。嘔吐狼藉。其餘一人不敢取。卽以鏡投之水中。良久扶持倒吐者。既醒。遂相與歸家。以為妖怪。明日方理網罟。則所得魚多於常時數倍。其人先有疾者。自此皆愈。詢于故老。此鏡在江湖。每數百年一出。人亦常見。但不知何精靈之所恃也。出原化記

卷二百三十二

器玩類四

符載

唐符載。文學武藝。雙絕。常畜一劍。神光照。夜為晝。客遊至淮浙。遇巨商舟艦。遭蛟作梗。不克前進。擲劍一揮。血灑如雨。舟舸安流而逝。後遇寒食。于人家。裹糗糒。食。不可用。以此劍斷之。訖。其劍無光。若頑鐵。無所用矣。古人云。千鈞之弩。不為鼯鼠發機。其此劍之謂乎。出芝田錄

破山劍

近世有士人。耕地得劍。磨洗詣市。有胡人求買。初還一千。累上至百貫。士人不可。胡隨至其家。愛玩不捨。遂至百萬。已尅明日。持直取劍。會夜佳月。士人與其妻持劍共視。笑云。此亦何堪。至是貴價。庭中有搗帛石。以劍指之。石卽中斷。及明。胡載錢至。取劍視之。



嘆曰劍光已盡何得如此不復買士人詰之胡曰此是破山劍唯可一用吾欲持之以破寶山今光鏗頓盡疑有所觸士人夫妻悔恨向胡說其事胡以十千買之而去出廣異記

揚州貢

揚州舊貢江心鏡五月五日揚子江所鑄也或言無百煉者六七十煉則止易破難成

往往有鳴者出國史補

鄭雲達

唐鄭雲達少時得一劍鱗斂星鐔有時而吼常莊居橫膝玩之忽有一人從庭樹窅然而下紫衣朱纓被髮露劍而立黑氣周身狀如重霧鄭素有膽氣佯若不見其人因言我上界人知公有異劍願借一觀鄭謂曰此凡鐵耳君居上界豈藉此乎其人求之不已鄭伺使良久疾斫之不中刺墜黑氣著地數日方散出酉陽雜俎

張存

唐段成式其友人溫介云大歷中高郵百姓張存以踏藕為業嘗于陂中見旱藕稍大如臂遂盡力掘之深二丈大至合抱以不可窮乃斷之中得一劍長二尺色青無刃存不之寶邑人有知者以十束薪獲焉其藕無絲出酉陽雜俎

百合花

唐元和末海陵夏侯一庭前生百合花大如常數倍異之因發其下得臂匣十三重各

匣一鏡。至第七者。光不蝕。照日光環一丈。其餘規銅而已。出商陽雜俎

### 浙右漁人

唐李德裕。長慶中。廉問浙右。曾有漁人。于秦淮垂機。網下深處。忽覺力重。異于常時。及斂就水次。卒不獲一鱗。但得古銅鏡。可尺餘。光浮于波際。漁人取視之。歷歷盡見五臟六腑。血縈脉動。蛛駭氣魄。因腕戰而墜。漁人偶話于旁舍。遂聞之于德裕。盡周歲萬計。窮索水底。終不復得。出松白錄

### 元禎

唐丞相元禎之鎮江夏也。常秋夕登黃鶴樓。遙望其江之湄。有光若殘星焉。遂令親信一人往視之。其人棹小舟。直詣光所。乃釣船中也。詢彼漁者。云適獲一鯉。光則無之。其人乃攜鯉而來。既登樓。公命庖人剖之。腹中得鏡二。如錢大。而面相合。背則隱起雙龍。雖小而鱗鬣瓜角悉具。精巧且澤。常有光耀。公寶之。置卧內中箱之中。及相國薨。鏡亦亡去。出三水小牘

### 李德裕

唐太尉衛公李德裕。嘗有老叟詣門。引五六輩。昇巨桑木。請謁焉。闔者不能拒之。德裕異而出見。叟曰。此木某家寶之三世矣。某今年耄。感公之仁德。且好奇異。是以獻耳。木中有奇寶。若能者斷之。必有所得。洛邑有匠。計其年齒已老。或身已歿。子孫亦當得其

旨設非洛匠無能有斷之者公如其言訪于洛下匠已殂矣子隨使而至玩視良久曰可徐而斷之因解為二琵琶槽自然有白鶴羽翼皆足巨細畢備匠料之微失厚薄不中一鶴少其翼公以形全者進之自留其一今猶在民間水部員外盧延讓見太尉之

孫道其事

出錄異記

### 甘露僧

唐潤州甘露寺僧某者道行孤高名重江左李衛公德裕廉問日常與之遊及罷任以方竹杖一枝留贈焉方竹出大宛國堅實而正方節眼鬚牙四面對出實衛公之所寶也及再鎮浙右其僧尚在公問曰前所奉竹杖無恙否僧對曰以規圓而漆之矣公嗟

惋彌日

出桂苑叢談

### 令狐綯

唐丞相令狐綯因話奇異之物自出鐵筒徑不及寸長四寸內取小卷書于日中視之乃九經並足其紙即蠟蒲團其文勻小首尾相似其精妙難以言述又傾其中復展看輕絹一匹度之四大無少秤之纔及半兩視之似非人世所有返報太守懼追叟欲加刑叟曰乞使君不草草某知書褚輩只須此筆乞先見相公書跡然後創製太守示之叟笑曰若如此不消使君破三十錢者且更寄五十管如不稱甘鼎鑊之罪仍乞械繫俟使回期太守怒稍解且述叟事云觀相公神翰宜此等筆相府得之試染翰甚佳復書

云筆大可意宜優賜匠人也太守喜以求帛贈叟而遣之

出芝田錄

周邨

唐周邨自蜀沿流嘗市得一奴名曰水精善于探水乃崑崙白水之屬也邨疑瞿塘之深命水精探之移時方出云其下有闕不可越渡但得金珠而已每遇深水潭洞皆命奴探之多得寶物聞汴州八角井多有龍神時有異手出於井面欲使水精探之而猶豫未果其友邵澤有利劍常自神之解劍授奴遣之入井邨與澤于外以俟之悄然經久忽見水精高躍出井未及投岸有大金手拿之復入劍與奴自此並失邨悲其水精澤恨其實劍終莫窮其事他日有人請邨曰此井乃龍神所處水府靈司豈得輒犯可祭而謝之邨乃祭謝而去

出原化記

真陽觀

新浙縣有真陽觀者卽許真君弟子曾真人得道之所其常住有莊田頗為邑民侵據唐僖宗朝南平王鍾傳據江西八州之地時觀內因修元齋忽有一香爐自天而下其爐高三尺下有一盤盤內出蓮花一枝花有十二葉葉間隱出一物卽十二屬也爐頂上有一仙人戴遠遊之冠着雲霞之衣相儀端妙左手搯頤右手垂膝坐一小磐石石上有花竹流水松檜之狀雕刊奇怪非人工所及也其初降時凡有邑民侵據本觀莊田卽蜚于田所放大光明邑民驚懼卽以其田還觀莫敢逗留南平王聞其靈異遣使



取爐至江西供養。忽一夕失爐，尋之却至舊觀。道俗目之為瑞爐，故丞相樂安公孫倓南遷路經此，觀留題末句云：好是步虛明月夜，瑞爐蜚下照壇前。其瑞爐比如金色，輕重不定，尋常舉之只可及六七斤。曾有一盜者竊之，雖數人亦不能舉。至今猶在本觀而不能復蜚矣。出玉堂閒話

### 陴湖漁者

徐宿之界有陴湖，周數百里。兩州之莞薊荏葦，迨芰荷之類，賴以資之。唐天祐中有漁者于網中獲鐵鏡，亦不甚溢光，猶可鑒面，濶五六寸。攜以歸家，忽有一僧及門，謂漁者曰：君有異物，可相示乎？答曰：無之。僧曰：聞君獲鐵鏡，卽其物也。遂出之。僧曰：君但却將往所得之處照之，看有何覩，如其言而往，照見湖中無數甲兵。漁者大駭，復沉于水，僧亦失之。耆老相傳，湖本陴州淪陷所致，圖籍亦無載焉。

### 文谷

偽蜀詞人文谷，好古之士也。嘗詣中書舍人劉光祚，喜曰：今日方與二客為約，看子桃核盃。文方欲問其由，客至，乃青城山道士劉雲，次乃昇宮客沈默也。劉謂之曰：文員外亦奇士，因令取桃核盃出視之。盃濶尺餘，紋彩燦然，真蟠桃之實也。劉云：予少年時常游華岳，逢一道士，以此核取瀑泉盥漱，予覩之驚駭。道士笑曰：爾意欲之耶？卽以半片見授。予寶之有年矣。道士劉雲出一白石，圓如鷄子，其上有文彩，隱出如畫，乃是二童

子持節引仙人。眉目毛髮冠履衣帔。纖悉皆具。云於麻姑洞石穴中得之。沈默亦出一石。潤一寸餘。長二寸五分。上隱出盤龍鱗角爪鬣。無不周備。云于巫峽山中得之。文谷一日盡觀此奇物。幸矣。出野人聞話